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436
4694

升
先生文集卷之五

續修四庫全書



升進先生文集卷之五

上海華僑書局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

高安陳原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全校

內江蕭如松

二伯論上

122391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管子卷之五予見其二矣未見其

五也五伯並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為者也中國

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

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

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為者哉秦

102351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接收李培天圖書

卷之五



升進先生文集卷之五

接收李培天圖書

成都楊慎著

二伯論上

楊子曰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子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並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為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為者哉秦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厚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全校
內江蕭如松

伯之謬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寇也繆虜寇何伯之有焉自以爲伯不明也人從而伯之逐聲也且言秦繆何業而爲伯哉或曰三置晉君非業與楊子曰是狐狸之而狐掘之也奚其置或曰惠懷失之重耳得之矣奚其不置曰君子之置以已亂也其上務正之次定之其下幸之秦之置晉也幸之而已矣且不先置重耳而置惠懷使晉亂者終一星而踰六閩若繆公先惠懷而歿則有人誰置否則重耳先繆公而歿則欲置誰人是晉亂終無已也重耳之立天也非秦也或曰秦誓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口一時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

也或曰秦誓是之書孔子何以錄也曰秦繆公口一時
悔過而心終身遂非孔子錄之於書惜其違百里奚
而用孟明匪取之也君子之悔過也以質小人之悔
過也以文秦繆公之悔文而已故以爲書之終焉感
世變焉蓋傷之也書之秦誓也猶詩之黃鳥也皆刺
也非美也如以秦誓爲美也則黃鳥亦美乎或曰置
惠懷者公子摯之爲也用孟明者公孫枝之爲也殉
三良者康公之爲也曰摯則謀而公實聽是曰繆聽
枝則舉而公實任是曰繆任康則承而公實命是曰
繆命三繆亦大矣歟謚曰繆宜哉予故曰秦伯之繆
者也宋襄之始求伯也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是酗之

健嗔也一戰而見執於孟是嬰之抗虎也再戰而夷
於泓以放乎死是卵之鬪石也是膠人耳夷俘耳而
可以俎豆於桓文乎予故曰宋伯之虜者也夫伯也
者攘夫夷者也楚莊身夫夷者也是高宗之所伐也
周公之所膺也而可進乎况又負其蛇豕之力凶其
水草之性聖人豈其以伯而與之若以爲強而與之
則夫差也秦伯之裔也句踐也大禹之裔也且猶不
與之而豈以伯與楚哉故曰楚伯之寇者也嗚呼論
世於春秋考衷於孔子而已矣孔子之言曰其事則
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
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

齊桓晉文稱管仲曰如其仁又如其仁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下此無譏焉予故曰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也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

二伯論下

或曰然則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譟其君者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怵其高而畫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虜亦可伯也寇亦可伯也盛鼓於時遂弗改於後耳或曰謂秦爲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爲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爲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

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
於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
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
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爲矣百里奚反可
爲乎嘗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已者故貶管仲以
拒之時則有以游說軋已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
亦不思秦於百里奚曷嘗盡用其言乎秦曷嘗伯乎
君曷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於百里奚如遺
而譽孟明如不及旣歸而執則曰不以一青掩大德
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
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
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虜人

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
孟明不智無勇違父誤君百里奚不幸而生此不肖
之子秦繆公不幸而畜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強
賊之行也臨戎而見執沒世之耻也焚舟之後晉特
不出秦無少加於晉也封尸而歸何採於塗地之敗
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戎素服於秦豈由封尸而
伯也左氏之筆於是爲曲矣舍其父而稱其子掩其
是而飭其非後人又溺其文而信其事不可哉故曰
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
文王之師不是過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
輕待文王也今夫卵也而與流丸齊注不自虞鰓而

籍石以綿織見知咲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戶之臞儒也其習鄙其言驚故曰公羊偏辭也一邲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子以秦伯之謚爲繆何哉曰子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魯以之學者疑秦伯霸王魯公尊賢而皆遂更名繆爲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尊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纏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

繆者吳札之名文者德惠之長而吳札之長

有證乎曰有墨家之徒纏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賜之年九十事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晉文且曰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心表有誤亂之行者天賜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歿罪百里奚大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證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廣正統論

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篡弑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剝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

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綱者也。戕其主
逆其天非乎。而篡弒是已。是曰亂天紀。稽誅於萬世
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秋者也。或獻疑曰。胡元
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見其誅絕
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荊舒。是
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
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篡弒也。夫女
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
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統與羿
浞者。也是篡弒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
以篡弒之。不得與知。女王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

泯者也是篡弑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
以篡弑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
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嬰矣涑水
氏嘗帝曹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已駁之矣
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改之矣
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卽三子而論
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
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居先王之
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
也迷也固也通兼有之嘗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
所自立也旣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

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慘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何底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生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卽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于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爲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夫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

世無錢召尚書之說曰事之輕重以地與人輕而地重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况大噐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於夷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春秋信乎曰信也豈惟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既沒堯舜氏作此卽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疆而不王也德之劣者聖人

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
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
而太甲稱太宗。大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爲宗者三
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
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
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
唐則無賢不肖。淫僻天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淫僻
天昏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篡弑女主。皆統一也。國之統
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
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歿不得其傳。則如荀
揚者。不致經以道統。與其之夫。不以道統。堯經與之。則道

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歿不得其傳則如荀子揚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之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大寶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王醬穢之篡弑戕賊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確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古今人表論

班史古今人表予反覆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鑿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于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及于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子房也也夔后夔也居夔于上下出后夔于下上韋豕韋也寘韋于下上列豕韋于上下是以一人而

韋豕韋也寘韋于下上列豕韋于上下是以一人而
二之郵無卹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名
謚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
見于張晏羅泌之書然猶就其成籍而謫之耳若其
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為固作漢書
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字上古羣佐非劉氏
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已乖其名復自亂其體
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
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
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

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達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
卿論十二子一時人耳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
乎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
豈以爲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蓋有愛忘其
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自行所同
趨舍難一班史所論未易摘摭陋哉顏氏誠班氏之
佞臣乎

魯之郊禘辯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
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

禮記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
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予讀其言雖愛其辭之嚴義之正而未嘗不病其
考究之不精也魯之僭天子禮樂魯之末造非成王
伯禽之爲也昔者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
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
首廢之哉此以理而斷其事之無也以孔子之言考
之論語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中庸
載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
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視諸掌乎此二言者微言以見其義也又恐當時
之不喻也故又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亦既十露一二矣又恐後世之
不喻也則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
是天子之事守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孰
有深切著明如是乎以上數言著其意而春秋魯頌
著其事春秋書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閔公也書
四卜郊見郊之僭始於僖公也魯頌閔宮之三章云
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言威王命
伯禽以爵土耳其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下則詩人
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于成王之所命也孔子于

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

為而

美僖公郊祀之事未見出于成王之所命也孔子于
春秋書郊者九始僖終哀使隱桓莊閔之世有郊奚
爲而不書魯頌之頌僖正以著其僭之始耳此以春
秋魯頌考之而知郊禘不出于成王之賜也且史者
載事之書也以天子禮樂賜諸侯豈細事哉左氏未
嘗言之公羊未嘗言之穀梁未嘗言之國語未嘗言
之公羊之言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
禮也其言卽孔子之意也隱公嘗問羽數於衆仲衆
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公從之
于是初獻六羽若如八佾之賜果出成王則衆仲胡
不舉以對據此則隱之世未有郊可知莊公觀齊社

曹劌諫曰天子事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祭先
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據此則莊公之世未有郊可
知臯鼬之盟萇弘欲先蔡祝鮀述魯衛初封之寵命
賜物其說魯之寵錫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
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官司彝器織悉畢舉使有
天子禮樂之賜鮀也正宜藉口以張大于此時而反
無一言及之乎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
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
天子之禮也賜果出于成王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
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
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歆形
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武甚露形弓而

而不諱邪由是觀之魯之僭非特郊禘而已天子之
禮樂大小皆悉用之矣周公閱來聘魯魯饗有昌歜形
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聘魯魯饗之賦淇露彤弓而
曰其敢干大禮二子之辭蓋惡魯之僭也以是觀之
可見魯之僭尚未久故上自天子之宰下至隣國之
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全無一語及于成
王之賜以自解以此知其誣矣予考呂氏春秋云魯
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報
蓋未允也此豈非明證大案哉比事而觀之襄王之
出而入也尚不許晉文公之請隧平王之弱而遷也
猶不允魯惠公之請郊成王之賢倍於襄平尚靳之

而謂成王賜之晉文魯惠尚不敢輕用而謂伯禽受
之有是理乎若已賜矣已受矣魯惠又何須復請乎
或曰子之言則然矣然禮明明堂位有是言也祭統有
是言也詩魯頌傳有是言也噫三言者皆虛也明堂
位之言魯之陋儒欲尊宗國如亡是公之聘齊烏有
先生之誇楚有是言無是事也其言也不足以揚名
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漢儒無遠識以明堂位入
禮經而祭統之說因之魯頌之傳因之故祭統之謬
駢明堂之枝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餘竅也君子
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
自相反旣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
樂又曰成王康王易魯重祭旣曰成王又曰康王成

駢明堂之叔指也魯頌之謬承明堂之節窮也君子
不稽經合傳而偏此之信亦固矣且明堂位之言亦
自相反既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以天子禮
樂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既曰成王又曰康王成
王既賜康不應復賜執此以訊如無情之獄一鞠而
見其肺肝矣蓋自王澤之竭處士橫議謂舜臣堯或
謂囚堯謂禹德衰謂伊尹割烹要湯謂孔子居衛主
癰疽瘠環南遊交辭於漂女皆厚誣聖賢自便已私
與此說之興蓋同時也幸而孟軻氏辯之孔子順辯
之而成王伯禽之事既不幸不得明著之辯而號爲
大儒者方引之以解經使成王伯禽蒙首惡之名於
千載予其可無辯乎古語曰三占從二今諺云四不

初六言貴從衆也經傳之明證大案其衆如此曲儒之單聞孤說其寡如彼辯是非於千載之下當何從亦從其衆而已

息壤辯

山海經云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長若人之贅疣然是眯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壤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土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

也以人所耕樹執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鄒陽

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壤是息土和紓之名周禮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吐

也以人所耕樹執則曰壤土堅而壤濡前漢書鄒陽傳注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拔其陳根擊其堅塊也又漢令解衣而耕曰襄壤字从襄蓋耕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與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嫌于糞壤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鮌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鯨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畎畝以堙溼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

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性情說

尚書而下孟荀揚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許慎曰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鈞命決曰情生于陰欲以繫念性生于陽欲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

所謂不雜也故曰君子生其情小人情其生其情

生于陽欲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和欲
性有仁也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
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
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
也情波也波興則水墊情熾則性亂波生于水而害
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觀于濁水迷于
清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
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
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
之矣莊子之言有合于易者也述性情說

廣性情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

情也道心性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
出于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知火神曰禮
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于六氣好生
於陽惡生於陰善生於風怒生於雨樂生于明哀生
於晦是六情之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李槩曰人
之性靜欲實汨之性也者所稟於天神識是也故爲
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
役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誠性也幾情也性則根抵
情其旁榮側秀性其枝幹情其實數寄生也孟子曰
人之生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

役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誠性也幾情也性則根抵
情其旁榮側秀性其枝幹情其竇數寄生也孟子曰
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子曰人之性
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
韓子曰性有三品襍性情而爲言也必若孔子之言
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
諸子之說在其中矣宋儒析性情爲義理氣質之分
似也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
義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
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
善哉子之問吾盡諭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

非無性情其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爲是也得子之問
吾說益明是以善之也

格物說

格物之說近日解者何其紛紛乎有以格爲正者大
學之始遽能正物則修齊治平皆贅矣曷尋格字之
本原乎格之爲字以木爲義以各爲聲俗云門格牕
格亮格皆是也格者隔也格而蒙之帛明旣不蔽而
塵又不入嗚呼外物爲吾心之塵也多矣色聲香味
皆心之塵也吾心之塵隔之使不侵卽所謂姦聲亂
色不畱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茲非各之說
乎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
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感天理而窮人欲也茲非物之

色不畱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茲非各之說乎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也茲非物之說乎大學之始以格物爲首格物者持敬也持敬爲窮理之本卽格物以致知之說也或曰如此則釋氏六塵之說是乎曰彌近理而大亂真佛氏惡姦聲亂色并聲色而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去其姦與亂而已雅聲正色不去也佛氏惡淫樂慝禮并禮樂而欲去之而卒不能去也吾儒則去其淫與慝而已嘉禮和樂不去也是猶牕隔而蒙之以帛明旣不蔽而塵亦不入也釋氏則如築暗室而枯坐其中塵

雖隔而明亦窒矣謂之明心適以死其心也何可以
同日語哉宋呂氏解格物致知云與堯舜同者忽然
自見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說也又曰求其
所以爲知則爲格物忽然識之則爲物格此釋氏聞
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已爲先儒所闢棄而不用
近日好奇者復陰祖其說而陽諱其名吾誰欺欺先
聖乎

耕樂解

松江金雲卿自號耕樂良史圖之君子賦之
復請于予倣賓戲作耕樂解

耕樂主人荷鋤於壟上有游談公子過而勞之曰苦
哉子之業也昔孔子鄙樊須之學稼孟子闢許行之

復請于子微賓戲作耕樂解

耕樂王人荷鋤於壟上有游談公子過而勞之曰苦哉子之業也昔孔子鄙樊須之學稼孟子闢許行之金耕蓋天之生時也水毀木飢火旱金穰五行而害者居三焉土之分民也士尚志工執稅商貿利農盡力四民而農獨勞焉雨暘之不時則憂肥瘠之相掩則憂蕞莠則憂螟蟊則憂在野熾菑勤動終歲獲不償力餒在其中子之業良苦自今以始能易業以從我乎主人怡然咲曰子何年之壯言之少貌之揚趣之卑也我則勞子子有何勞於我子憐我農乎而以妄說之奚姬魚語女天田丈人乾象之垂同穎嘉禾

坤文之瑞帝號神農長於上古官爲后稷祀於萬禩
若知農道乎夫農祥正靈雨零澤腹泮陽瘳盈穀精
始出萑葉初生決萬頃之渠吾蓬瀛也聽九扈之鳴
吾韶英也茲吾樂歲之始也及其萬寶得正秋餘糧
宿畝首穡穗有利鴈鶩得食東有茨梁西有坻京朋
酒爲享同里合釀主歌良耜客稱大田茲吾樂歲之
成也歲歲相嗣樂樂無窮或雨或暘或腐或稿吾能
節之以畝澮之盈虛或肥或瘠或盈或耗吾能時之
以菑畚之淺深或蕞或莠憂或傷之吾能加耘耰之
功或螟或蠧憂或侵之吾能做祭步之法茲又吾所
以先勤而後欣蚤倦而晚燕者也吾嘗思之鳴夷龍

新考其壽年不資吾耄長安可守囊而寺終則者則據今

以菑畚之淺深或獲或莠憂或傷之吾能加耜耨之
功或螟或蠧憂或侵之吾能做祭步之法茲又吾所
以先勤而後欣蚤倦而晚燕者也吾嘗思之鳴夷龍
斷誇其籌筭不資吾農將守囊而待斃刻楮削鑲矜
其精巧不資吾農將韜器而爲孳豈若吾業用裕我
身潤及我人是以少習長安不見異物以遷焉焉往
而不樂哉公子曰是則然矣匪耕無以爲樂乎上世
之士何必耕也耕樂主人曰子難喻若此乎試泝上
世何人不耕何耕不賢君籍千畝卿有圭田養則食
其力祭則告其虔故馳束帛者在丘園求于城者於
中林相鄣者有幸之氏伯齊者叩角之吟自周章一
蕩天子不省耕牧伯不勸農師衆不服耒庶人不安

枚子著文集 卷之三
畝是故伐檀有素飡之譏搗羽有何食之嘆而使橫
議者坐享任俠者暴殄悲夫以是論之非治世無樂
農也今吾與子幸生太平不思結廬守本業擊壤詠
帝德而欲崇游墮之習慕戰國之風重伐檀之譏增
搗羽之嘆無乃不可乎吾不招子而子反招我異哉
公子頽頽而不能視班馬而不能去攝拱奇拜而謝
曰子天隱者也問姓與名再三不告曰子蓬心之士
也速去耕樂主人方徜徉乎笠澤之墟率其屬述祖
德於金天氏之裔隱其名慕南溟之逍遙交食於地
交樂於天終身不易其業也

閑書杜律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

德於金天氏之裔隱其名慕南漢之道迨之會於地
交樂於天終身不易其業也

閑書杜律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
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強
不通反爲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
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爲之後人駕名於伯生耳其
註首解恨別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別爲
恨不知唐室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別爲
恨公豈如江估淮商風水爲鄉船作宅一得醉飽不
思家者乎解搖落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
年之後且爲悲歎惟其亦吾之師故閱其蕭條解生

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
獨留青塚故環珮聲歸月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
套語豈可賤杜乎解曾閃朱旗北斗閒云亦嘗樹旌
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閒之富貴北斗閒三字而上
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怒揮門不報打鋪路
無籠之謔謠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本言亂離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機杼故曰虛
石鯨相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眯目而道黑白者絲
筆昔曾干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干動時
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爲鑽刺乞哀之徒矣幽栖
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

筆昔曾于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于動
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爲鑽刺乞哀之徒矣幽栖
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
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
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本是期
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旣爲京兆少尹
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帖耶可惡
可厭其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長實累千里此
旣晦杜意又污虞名曷饒其板勿誤人也

到銀林意又改觀各員繼其跡以歸入也

和派其尚多聊舉其卒戰之長實累千里地

必留三辦大共其何與星士清言其富賞却取下惡

以古習其以結六批去博其安亦則對細書京兆少年

于首平所軒辭辭燕京兆青史無常燧鼓燕本具腹

否吳林之劍劍遊若也豈無語以小人之心而效京

其本一尊本與尊容至正交廣以云亦故以貼其地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與歐陽子重都憲書

不肖不天禍延我先考萬里聞計五內摧裂曾不得
啣嚙躑躅於側曾不比於鳥獸焉奈何奈何當復奈
何屬在胄胤宜定喪主於此不歸是無父也歸而不
告是無君也無父無君之人執事奚辱役焉執事若
矜其情而賜之告使襄事寧凶遄歸反役維情與憲

實兩兼之草土之言非所以瀆公聽聞私門之故未
可以戚我執事亦自知之然執事仁人也錫類者也
哀有喪者也必欲歸處不肖者也故敢以私於左右
臨狀荒眩不知所宣

謝歐陽子重書

不肖遭先君子之喪歸情也稽於禮則古缺比於律
則今無星奔之懷翰如奮飛俟命中路皇皇罔措僕
人回伏承手教知爲不肖公言以疏矣又獲見牘草
洽君臣篤父子酌情憲制義命亡於禮者之禮也其
動也中執事處我勝我自處非夫重人極扶世教者

其肯爲此又非夫正學之淵粹文宗之世胄其能

海君曰：鯨父子，西情，靈制，義命，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執事處我，勝我自處，非夫重人極扶世教者，其肯爲此？又非夫正學之淵粹、文宗之世胄，其能爲此？不肖不佞，豈以臺下撫已多而私頌作德哉？吊客盈坐，莫不動容擊節，以膺盛德而佩高義。况在不肖之身者，不肖天地罪人也。茲獲申其情事，少追其不孝、死且不朽，若猶幸存視息，不隕其世生之一日，公之德之賜之及也。豈惟慎也？受賜先君子重泉實昭感之，不肖不忘先君子，其敢忘執事哉？匪不敢忘，將不能忘，匪不能忘焉。忍忘之臨書，涕泗交頤，哀感切骨，不知所云。

與金鶴卿書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濶藟焉五年斷金睽
于參商渴瓊發于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
在珎翰一投嘉藻啓緘伸紙喜與忤會旣睹手跡兼
照心素滯荆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曼異賈傅欣
恫欣恫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闕便驛遷延至今傾
翹益勤走僞弱之軀不耐瘴癘戊子春月忽中末疾
篤癘沉痾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
越歲踰時近兵燼甫定而扎瘡大侵繼之蓬心挫兀
難以托根波臣涸轍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
無棕寡侶較頃彌甚儋石同粟里而室無阿舒之愉
迨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似門遠視瓊儋而館無

無棕寡侶較頃彌甚儋石同粟里而室無阿舒之喻
迺暮如子雲而門無好事之問似所遠視瓊儋而館無
白鶴之假寂寞均柳永而遊無世與溪之適時復靜言
追惟疇曩承清塵于俊造廁華景于英流桑梓芝蘭
之契宴咲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懽
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
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匆匆狗之談釋氏露電
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
濯情素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觚翰漫
爾有作不能多所錄於別帙者是茲用附之去櫝庶
傳千里之志可代一夕之話欵襟其遼覲縷莫罄時

有南風更與良訊

與徐用先書

頃歲七月之變微命如紕懿親不及別檻車不過門
茲何辰也自觸天網以爲執事憂旋念瘴域爲擇善
地頂踵之克全則子實賜之走不敢忘其身其敢忘
子乎間者濶焉再辱教言一拜雅什慙荷之益加作
報之未間酬德之無由諒能鑒之伏在草莽不知外
事聞諸道路不識信否執事與以道並嬰嚴犴俱編
行戍驚與嘆會豈忍喙哉殷憂之不隕大難之無虞
則實有相之猶竊自念曰兩公庶其來滇乎則同患
者猶有覲也互問而無徵厯望而不來乃今知之

行所驚與嘆會豈忍吟哉身憂之不墮大難之無虞
則實有相之猶竊自念曰兩公庶其來也滇乎則同患
者猶有覲也互問而無徵屢望而不來乃今知之越
存遼碣是區區微願而不余畀也命之屯蹇信也之
子之懷其余同哉嗚呼途之畏者莫如宦任之重者
莫如身事之難者莫如患處之善者莫如道子乎子
乎以畏者去則輕以重者幸則全以難者行則素以
善者求則得復奚喟焉復奚媿焉走昔承下風于子
矣今復爲子誦之且人而旣遺之矣天者可定而必
乎他日携手里社接景桑梓餘生猶有良冀也急使
遽書意滿辭塞時有南風更望嗣音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走之仰止足下久矣所傳聞於永昌張愈光者尤悉
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于渝此
彥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晷路貫貴治
竟逢其違匆匆勿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款區區
拳拳未藏萬一童永昌來乃辱賜盪櫛豐踰千言始
則善誘之泰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
走雖耄昏敢忘酬旃下走賦質愚戇天稟倔强不能
以過情接物虛言定交獨重欽卜風憬睠高躅繫有
由矣自昔文人類略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冷牽絲
壁立不依禾絹不謁黃顰不近水峰此固鄙人之沃
聞鏤膺者也邇者霸儒創爲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
單家其作甬急冷鳥壽甲其易人而一詩

由矣自昔文人類略細謹仰高明則澹澹纒清冷牽絲
壁立不依禾絹不謁黃顰不近水峰此固鄙人之沃
聞鏤膺者也邇者霸儒創爲新學削經刻史驅儒歸
禪緣其作俑急於鳴嚙儔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
者自叩胸臆叵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
其盈矣蟬蛸撼樹謂游夏爲支離聚蚊成雷以舒雄
爲小伎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
無緇此又鄙人之沃聞鏤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
無奇然竊有狂談異于俗論謂詩歌至杜陵而暢然
詩之衰颯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
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擔上
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于椎輪龍舟起于

落葉山則原于覆篲江則原于濫觴今也譬則乞丐
沾其賸馥殘膏猶之瞽史誦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
之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朱
子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
確乎不移而影頽吳泉昏及趙蔭跡類愚公力疲夸
父矣束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黥
補削回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謝焉復效枉
矢飛流嚆箭妄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
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
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脩史使麗豎難
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摩隄厯是或一道也走也

物且又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
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脩史使麗豎難
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摩隄縻是或一道也走豈
能執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遣餘年若所謂老顛欲
裝風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
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論托忘譏忌之教則豈
敢當也然借以逃尺寸之負俗斯則受貶諒厚不敢
文過末復以見志垂載爲勗此叔達汲王無功盛心
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捧
誦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後進置之文翁石
室然下走之私不獨爲一人淑惟渝爲郡當蜀之半
士子之質與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新學

流之枯禪將至。槌埴索塗不特黃茅白葦耳矣。回其狂瀾是在海若。俾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覆。時雨澍沾。馬生其乘。韋之先乎。敢併及之。

答劉南坦司空書

奉別以來。星紀卅易。閏餘八更。逖瞻宮墻。邈在雲漢。何嘗不望南颺。而引領向東。晷而搖心。顧空谷隔於便郵。俾嗣音阻于馳問也。顧箬溪公來承惠以手帖。賜之佳篇。并扇墨之貺。一一拜嘉。英躔愈穹。而不遺幽遐。林居益深。而迨及鄙賤。服膺無已。言謝曷罄。走桑梓未返。蒲柳先衰。已求田滇。問舍昆池。烟霞爲朝夕之賓。林泉作羈紲之主。虛播無實之名。多取造

桑梓未返。蒲柳先衰。已求田滇。問舍昆池。烟霞爲朝夕之賓。林泉作羈栖之主。虛播無實之名。多取造物之忌。雖有漫興之吟。不敢聞于時英。雜著之編。非祈傳於來世。執事獨判迹求心。變忘其醜。尊諭獎借過情。非所敢當也。丁未之秋。遊華亭寺。石壁上見高製有名山朝翡翠。滇海有餘空之句。莊誦沈吟久之。作絕句三首。欲寄而無便。茲觀扇上尊作。前篇首句。乃暗與鄙作同韻。昔元白嘉陵長安寄詩同韻。絕類千里神交。非偶然矣。然不肖敢附昔人哉。三詩書之別紙。欽仰惟多。筆墨奚盡。

與升菴楊太史書

附

劉繪

春初得幸文駕經渝適僕上敘瀘謁御史府乃辱書
畱加腆物與諸相識寄聲勤懇具之僕還自嘉州急
尋動定已邈然不可卽又勞苦官務之糜莫敢追從
是人生于異人會合便不能遂意然則亦有所靳耶
但自滇至巴渝跨越萬餘里得奉足下顏色與之供
咲語借登覽及訪古搜奇叩經問字未必皆千里一
人何獨至然而難之且僕起宛洛足下稅駕黠蒼周
迴又不啻萬餘里其同抵于渝蓋百年身一遇却舛
錯神巧若預爲趨避或者彼此傾慕將有所議論而
增益其所未嘗有者此其會合之數尤竒有不在常
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曠世苟以道相通不必合

增益其所未嘗有者此其會合之數尤竒有不在常
者例也雖然古之哲人曠世苟以道相通不必合
以形身固自有神相感而響相應者矣僕本汝南
膚末之學道不足以華躬文不足以衡世徒以狂
愚取人乖刺又負單僻之性凡與人交識惟期意
氣任情可否以是憐察者少仇疾者衆顛駭罔所
陶煦曷能遠動足下但僕之仰於足下者有年方其
挾策西蜀賜對明光垂虹掣電振耀宇內知足下
爲相如楊雄其人也至操觚藝苑校書秘府辭調
敵乎金石頌聲叶于韶濩知足下爲劉向王褒其
人也至櫻時吐氣舒悃飛章叫閭闔於五奏攀琅玕
而九死知足下爲

賈誼晁錯其人也。及今成集所著。士人所傳。傷時述懷。其孤憤結憂之聲。憫流離歎瑣尾者。又競英綴彩。燦玄珠而流華寶。凌蹤乎七子。飛蓋乎四傑。又知足下爲鮑明遠。謝玄暉其人也。非僕能爲誣諛之辭。今天下纓綉之士。類能著耳目焯焯者。不足深論。獨于脫略禮度。放浪形骸。陶情於艷曲。耽意於美色。樂踈曠而憚拘檢。此天下後生。往往惑之。抱尺寸者。又從而譏訕。以爲困躓夷險。降志辱身。厭溺嗜慾。不超玄遠。其略知足下者。又爲足下之才之惜。以僕之愚蒙。乃知足下之微。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

遠其略。知足下者。又爲足下之。不。情。以。食。之。是。耳。
乃知足下之微。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譏。則
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譏之不深。則棄之不
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
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之所爲。將求夫安
與適也。古人載西施。臥酒家。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
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足下此意。亦有
知者。而未必試之也。僕實得所試矣。何則。竊觀足下
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摹文續經。延搜百氏。窮探古
跡。鑿石辨剝。泐破塚。出遺忘。今中土傳播所述。其他
未及盡見。自僕所睹記。如經學。則丹鉛錄。詩學。則詩
話錄。古文。則金石錄。雜著。則如墨池鐫錄。併曲譜書。

畫譜皆窮二酉。攻九丘。斷編雕蠹。有僻儒苦士。白首
坐蓬壺。日自績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荒神。蕩于逸
欲聲色者。能之乎。僕以此謂知足下。與世人頗深未
知是非。夫以足下負世重望。今生未知得一晤言。否
乎書於僕。推美太過。昌黎以文章振八代。卑習當時
學者。以斗山相高。迄今千年。莫有馳駕者。今足下愛
僕甚。不覺過擬。近世士夫。以書往來。率爲游辭浮說。
互相羨譽。受之者不察名實。居然欣樂。此俗態之薄。
有道者不爲也。今足下其俯于俗。而貶損以同之乎。
其有所過聽。以僕爲可進于學。爲有道者之實乎。夫
以僕之愚。雖無進于學之資。而其志則不敢以懈。

其有所過聽以僕爲可進之于學爲有道者之實乎夫
以僕之愚雖無進于學之資而其志則不敢以懈
自廢其舉動不敢大謬于古人彼豐辭腴道豈能望
昌黎十之二三但甘貧賤守孤芳不以餓死爲憂而
屏息累足待命于顯貴者之門此等事猶薄退之不
爲旣與足下神交欲副其相推之盛心則不得不盡
其狂馬秀才仁和持三月十二日書俱得悉意秀才
氣宇清曠特讀書未曾持苦今朝夕乘閑講論俾就
本實想後來有可望庶不負足下成就人才之意已
後暇豫得好懷思猶興發新文數十篇以明已志總
括向所論著使前自漢以下諸子皆不足稱金天下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東泉姚公神道

碑銘

於懿維公人之卓才
岳嶽狗齊昉冠弱解願永言融且
焯浮英湛德匪糟粕
積經設教寬兮綽青衿錦帶引
以躍晉江韋編競丹
矚四始五際陋洼沟潭巴竅蚓
堪一噓牽綵葢珠名既燭
三提文印管道鑰生祠尸

祝思儼若金穀珠鈴展方略南晏北粲寢爇櫟出其
發蘊見鋒矧凜比鷺鷥礪龍雀奏凱獻俘歸帝度宮
保憲臺本兵托窻止流逝關憂樂躋綬懸車反林壑
子和鶴鳴縻好爵榮哀順安還冥漠安陽瀧岡今古
獲豐碑桓楹辭無忤

明故吏科給事中西坪安公墓銘

安氏之先大江之西聿來于蜀胥宇渝壘世業錦帶
家餘青衿有開西坪實哀南川穿楊葢殿揆藻花軌
珠聲玉價綺合績聯紫廬日直青瑣歲遷封章胸臆
輜車枹罕五鹿折角孤鳳高騫爰羞仗馬實陋寒蟬
帝閭頰扣王路期平我仇有疾子歸則遄蘭萎茅拔

珠聲玉價結合纒聯紫廬日直青瑣歲遷封章胸臆
輜車枹罕五鹿折角孤鳳高鶩爰羞仗馬實陋寒蟬
帝閣頻扣王路期平我仇有疾子歸則遄蘭萎茅拔
龍蟄孰甄委之時命和以天倪我丘我谷我摠我泉
我歌我詈我齡我年詠嬰擊壤圖披樓田科傳經笥
瑞應文蠲高朗令終上壽濟玄昭宇覺視大霄甘瞑
石門鬱鬱蔚何裕裕發潛之光納幽之美益部耆舊
孰紀英賢嗟欵來禩謫茲銘鐫

清玄先生通山尹吳公墓銘

靖節通介發于延之貞曜懿行著自昌黎節以壹惠
清且玄猗頰仰千載庶其企而潛伏攸揚愧予孱辭
點蒼之藁樹石森秩公才不試公德不旣以昌其嗣

岸高谷深眎此幽系

銅梁尹汪汝濟墓銘

汪胄孝感吾祖同里有來南中實以戎徒起家穎異
西泉始滇雲哀舉首以多士銅梁輿頌播南紀竭而歸
來執桑梓首丘從先祀有子龜逢土筮逢水利昆池
嗣疇祉誰云者堪輿氏

封君樂隱李公墓誌銘

歸德李氏之先為陝西華陰人有諱八者洪武中里
正月誤籤為他李姓同族遂補黑衣之數移華陰之籍
籍祥符居無何復移祥符而歸德焉八生貴貴生通

通配周氏以成化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樂隱公

籍祥符居無何復移祥符而歸德焉八生貴貴生通
通配周氏以成化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樂隱公
諱曰芳字庭光公生三歲而母氏見背鞠于繼母尹
爰就外傳涉獵書史了其涯略以承耆家政不終儒
業遂劦農筵阡尚羊梁宋之墟而以學宦詔厥後賦
性高朗洞無城府然立已峻而矢言直雖所厚善以
及貴勢有過必規瑱之意在豎豎音其新而無戾於
鄉評人亦以茲多之間開有不縮者寧辱肺石忍見
公云遇宗黨有破產者輒賑給凡民有厄難者必矜
紓竟不責報年踰七袞鞠晨究夕飭僮僕飼鷄豚稽
田曆閱扇簷肅如郡朝笥有黼黻不厭葛越俎餘滌

灑靡忘格。攜抱朴，見素老而不易。如此有司，請爲鄉
飲。賓一再始，覲日與同庚。三數鵬耆爲逸樂之會，鶴
髮鵬袍，槐塢松逕，容與歌嘏，翛然氛埃之表。望者儼
爲香山洛社，再見云嘉靖癸卯年。以子嵩貴，封中書
舍人。後遇

太廟禮成，晉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時年七十矣。戒子
曰：正而行，勿渝而節。日菽水，吾吾樂也。否則日鍾鼎
吾吾，弗享嵩。以庚戌歲陞福建參議，過家公寢疾不
起。八月二十六日也。嵩得視屬纊人，以爲茲孝所感。
享年七十有五。配宋氏先公卒，別有表志。公生子二
人：長崑，丙科貢士；次卽嵩，今爲四川參議。女四人，孫

起八月二十六日也嵩得視屢緝人以爲茲孝所感
享年七十有五配宋氏先公卒別有表志公生子二
人長崑丙科貢士次卽嵩今爲四川叅議女四人孫
男四曰元素學官弟子元白元生元直孫女二葬于
家山之左阡銘曰李氏之先自秦而遷祥符再徙奠
歸德焉鯢桓之淵豹澤之顛有樂仙隱始授毗廛豈
曰荒遐分地用天豈曰不仕子姓象賢豈曰不耀鷗
袍華鮮寔有佐之間儀靜專養違于庭恩賁于泉是
曰有子伯仲棣聯競爽弱箇賦繫有偏孝友名宦幽
明兩甄相宅鷁飛妥靈牛眠卜雲其吉神告之虔公
視桓楹予名灑阡載鐫史墨庸炤重玄

李解元墓銘

名東儒雲南
劍川州人

鳴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髫蒼穎發駒齒千里
宵肄八行下朝書罄百紙一日起荒徼兩都齊英軌
糟粕漉醇醪菁華汰糝滓深湛汲古纒堅利劇往壘
名者造物忌林風摧秀藹鴻蜚垂其翼狼跋以蹙尾
興山俄止簣學海涓流汎旅次溘朝露永訣期濂水
顏回敗叢蘭冉耕歌芣苢司命鈞播物殲良茲何理
闔胡視其寔齋志竟已矣刻誄慰營魄嗚呼李氏子

大理梁將軍阡銘

梁將軍之喪其隣姻楊萬縣伯清爲志焉乃嘉靖辛
卯仲冬月夕巳卯卜宅維應樂峰食月朝庚辰十日
維丁酉食其胄子鎮餘子欽鑰錫歸翁離柩於先配

卯仲冬月夕巳卯卜宅維應樂峰食月朝庚辰十日
維丁酉食其胄子鎮餘子欽鑰錫歸翁離柎於先配
胡宜人兆禮也鎮偕翁女夫戴將軍瓚士人蘇凌雲
胡鎰關廕子詔奉萬縣之狀請祐詔于滇戍逸史氏
慎鎮也從予久嘉其孝思作梁將軍阡銘其辭云爾
武節君氏曰梁儁其名系富陽繫先世累武功侯千
戶于山東征麓川始遷衛大理君載十九當成化庚
子突弁承胤卽奉篆視請減屯稅復洪武制告公允
從亟返流徙夷菁孟密官擇撫使君不辭艱終濟成
事銀州寶冶利孔罪梯潔入污出蓋罕良歸君爲主
冶五山白崖以漑阿村越歲踰蒼潔已竣事人至今

稱之跡其在宗孝友肫肫母氏阽危請命于神範金
禹像以祈親年禱而獲應有隕自天訖于永感終慕
弗諼逮踰耳順退公養恬詠老氏誓焚香閉門杖屨
蒼麓別自號樂山鄉推齒德詠歌以文教子旣成不
負其勤辛卯仲冬辰下元甘暝全歸於厚窀應樂神
峯九靈原陵崢谷永峭無騫光遠有耀茲石存

湘潭貳令文公墓銘

膏之燭光必沃川邛浦脉繫屬文之胄叢于蜀公之
降嗣遙躅起布素膺章綠丞湖麋理蛟窟却脂潤蛻
埃溽竭而歸灌畦藪僊焱颭暴春旭全以歸壽且祿
郡順慶里安福唐都林主文山麓鍤崇桓昭幽谷

降鼎遙躍起布素膺音年終丕湖塵理蛟窟却脂濯蛻
埃溽竭而歸灌畦菽僊焮颶暴春旭全以歸壽且祿
郡順慶里安福唐都林主文山麓鏗崇桓昭幽谷

向秉誠墓誌銘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毋惟一相焉諸執友往吊之
噉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已慨然而歎
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已窅然而思曰斯人也
而可使無傳乎惟一曰命之不淑天也訊諸其家幸
有震未殊者宜勿恤其嗣曷姑謀其傳乎惟一乃揖
諸公屬予曰秉誠與吾與子均同鄉也然與子仕同
科第誼通家世銘子其辭諸嗚呼予其忍辭憶先是
十日秉誠過予觴不醕奕不竟作而曰予憊矣蓋明

日而寢疾疾之二三日予始聞之往問于蓮巷舍者再
俄而聞其不起矣則四月二十二日也嗚呼予其忍
辭秉誠諱信四川岳池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母雷
氏秉誠生少而穎異旣長就學聲名燁燁出流輩上
庚午舉鄉試辛未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爲河南府
推官法比吏事如素練然僚屬羨服之尤畱心民務
嵩縣有永通渠久涸不潤君爲濬之靈寶縣有沙灘
地若干頃君爲請蠲其租陝州臨黃河溢徙別道其
淖淤地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主名民爭訟之
積歲不決君令取爲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劉
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脩戰具揚先聲明

積歲不決君令取爲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劉
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脩戰具揚先聲明
號令羣寇惴于西犯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百數
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產亦數百總制都御史幸菴彭
公上其功有銀牌綵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劾七八上
徵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喪去位嘉靖初
元服闋北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賢六事
詔嘉答之其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草曰當時
卽焚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覘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
然他日國史自書之矣秉誠幹宇軒昂揚休山立未
別色入朝人望而知爲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

和氣欵言無少長愛之居閑好讀書爲詩文有古意
又善射儀毫中的巧噴四座飲酒不多而懽洽竟席
環居種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
而今已矣嗚呼悲夫銘以慰知已於地下云其詞曰
之子之才刃在割英英義烈淬其鏑卒然遇之穴魄
落牽絲發矟倣鞏洛平無漏網威無虐甘棠地近頌
聲作有炎崑岡勢孔爍用矛函關犄其角分城序績
譽命卓持憲入臺聲濯濯讒言驚師萬齷遏有開發
之自子作國是妥綏無濩落命也不淑鬼神惡天胡
不吊善類愕埋銘九原慰冥漠昭示百世辭無怍

段君墓碣銘

不吊善類愕埋銘九原慰冥漠昭示百世辭無怍

段君墓碣銘

罷谷之山珥水出焉其清洛洛英靈之淵仲庶氏段
徙自金城來宦未居積世有慶學貞靖君谷蘭蚤芳
晚益沉馨隱之而文旣學弗試旣穎而異有茁玉芽
在我階阼山曰點蒼峰曰斜陽有夜者臺君靈攸藏
可祭於社可範於里譽也有試辭無圯已

鄒隱君墓銘

唯鄒開先耆甫顛國封遠耀家風颺雕龍談天輟參
斐傳經翼聖左伍躡梁門道鄉鄂村鞞纂懿流光表
仙飄有分者牒滇之焜儒藻適隱達疊疊水牕徑復

丘嵬魄日在龍旂月采朏返茲玄宅銘昭宸

平靈公

西祭於壇百維於里

其拜於壇山曰靈臺

其蓋於靈臺之而文

其自金姓來宜來

其谷之山既水出

其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從子 有 二編 畢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八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柳池施翁墓銘

仕奚必膺歸以逸有子且孫願之畢壽周天甲逾其一曰考終命卜逢吉天望地藏返其室

萬松張處士墓銘

家於黃產於楚樟湖麋胥之宇系尚書徵信譜京兆尹寔厥祖貽孫謀光胤祚翁甫生蚤失怙在弱齡知

太古尋師資出庭戶負笈篋歷環堵務內觀欲科舉
爰辭師歸省母儒之業隱之侶山熒苒澤沉淖醉僕
筵罍仙塢嬪於李嗣賢諳銅墨耀荆蘭舞耄八袞行
叶數觀化辰三月五夢告期形返土德福箕仁壽魯
子又孫綿且縷千窻京萬松渚銘幽宮刻華嶠

南津黃君峻卿墓銘

黃胤之先自楚而蜀遠哉連簡肅尚書亢宗光國聲
濯濯之子之生天骨蚤奇卅已卓如罍駕材駒齒千
里八麗駁良玉不凋山玄水蒼渠追琢豁落峰岨振
古尚友鄙齷齪有不當息拂衣振手咲一握壯遊足

跡秦晉齊魯凌嶮嶠悲歌激烈吊古戰場窮鸞朔酒

古尚友鄙齷齪有不當息拂衣振手咲一握壯遊足
跡秦晉齊魯凌嶮峻悲歌激烈吊古戰場窮鸞朔酒
酣耳熱高談霏雪驚貫電竭來維桑懸鶉軋螢厭朴
學寧能雌伏秤薪數炊刈藜糲張圖開局南津之涯
玩澆滯壯心未耗歌呶調咲略細慙是離頽景管缶
絃絲混商錄希往達人遙興輕舉道有倬改業夷澹
沆瀣夕飡正陽菽朝露溘及忽乎何適夢岱嶽影徂
物化泡影流電奔星約今古一貉脩歿得失奚足較
蕨山世仟峰環巒障抱鶯鶯桓楹豐碑封塋松栢蔚
如削以爲君宮壙罽填鬲固且確魂乎歸徠勿南勿
北返堂幄辭以誅君刻之剖劂石以樂後百千齡烈

風淫雨母摧剥

黃母聶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氏曰聶系出楚麻城移居蜀樂至父新以明
經授黃梅尉調定海咸著仁惠母陳孺人有賢行定
海公爲國子生時孺人夢鸞鳥入室遂育太夫人性
仁慈明淑儉勤敬慎弗好侈靡少日儀範莊重儼具
閨則定海公孺人異之比黃簡肅公初登進士尹龍
陽張太夫人卒太夫人來嬪焉恭順宜家規度倫肅
制費不蓄贏餘以恩御下張夫人遺女及子崙方襁
褓夫人煦濡手撫憫然常恐傷病滯下瀕危納懷中
經月鼻創痛楚吻爲嚙之嘗丹次俄傳劫寇至家衆

制費不替贏贏餘以恩徯下張夫人遺女及子峇方祀
祿夫人煦濡手撫憫然常恐傷病滯下瀕危納懷中
經月鼻創痛楚吻爲嚙之嘗舟次俄傳劫寇至家衆
驚逸獨夫人保負峇以無恐事舅姑誠孝篤至姑劉
夫人卒致情喪葬其相公事封君尚書南庄公禮盡
敬順屬舅氏已大耄病倚牀席湯藥膳羞慰安省定
務先意導適舅氏常曰新婦孝他日耀吾宗矣簡肅
公弟珮蚤卒婦馮寡居夫人禮之事從柔巽意常弗
欲先繼而馮卒幼子巖與女偕稚愛同已出翊以成
立巖就學成名女歸左叅議射洪楊儀幼弟瑛常訓
撫至長授室爲邑庠學員正德中逆閹瑾矯詔厲法
以箝狀士類簡肅公徊翔藩臬遇代輒去夫人徐戒

行省徒簡乘宿具芻糧旅出入罔識見偵事者問有
達官家來竟莫識也在榆林因簡肅公封上寘璠僞
檄中多發瑾惡跡激瑾怒誣邏者已載道公日待命
于庭太夫人聞之申戒密令治裝徐不爲動幸屢脫
駭機危阱亦天也在官解謙損敦約嘗取糶雜藿爲
食紉緝救裳躬織杼蚤暮辛劬至榮封夫人老弗易
故自牽絲至華袞四十載得夙夜在公終身無內慮
至祭祀賓客物備豐腆粢盛器皿非經展視不以獻
宴享亦然歲時君外亦躬資禴祀又樂施周急南都
有鄉人墮于旅資其孥使還食饑衣寒而助瘞內外
遠邇待夫人而濟者若柯人貧女子多取育擇善配

有鄉人墮于旅資其孥使還食饑衣寒而助瘞內外
遠邇待夫人而濟者若柯人貧女子多取育擇善配
歸之曾見窶人於戶外掠資物去太夫人憐之不言
且禁人無問其仁厚之德類如此壬午公逝後命諸
子耕學文業以紹先志恒舉先世忠厚積德爲訓最
惡輕囂之習曰吾欲汝曹如萬石君家不願如王謝
也以家政付嵩諭華峰行必敬兄弗爾雖孝于我我
不悅也華旣學教之加嚴日視行爲夜考習業華舉
壬辰進士歲庚子將之任守松江拜堂下命之曰兒
好居官勿吾慮然容聲戚華視太夫人之戚也伏泣
不能去太夫人力勉之至松乃遂嬰疾五月解官歸

復拜堂下太夫人曰兒松劇郡難縮兒歸甚喜然吾亦欲汝歸甚樂則又謂華曰去茲夏吾狀元壻借汝姊來壽我今茲辰也喜汝歸寧得峯兒亦歸邪時峰方待選銓部及峯歸太夫人又甚樂居無幾感疾則又謂華曰汝可迎汝二姊來華又迎姊於射洪於新都二女咸來寧太夫人疾頓瘳又甚樂居無何疾又作於五月六日爲太夫人生辰呼華兄弟與諸孫至几下曰吾老汝輩皆在吾無遺恨然吾見飲酒多過驕傲敗德汝戒之戒之惟先德之思自是不復言矣癸卯五月七日申刻卒于內寢庠士周槃稽討衆論

述太夫人行爲狀請于當道於是御史大夫巡撫東

癸卯五月七日申刻卒于內寢庠士周槃稽顙討衆論
述太夫人行爲狀請于當道於是御史大夫巡撫東
臯劉公侍御巡按靜齋石公疏略曰故尚書黃某遺
妻某封某者蚤閑婦道晚樹母儀敦儉朴以化鄉閭
恤孤寒而濟媼黨茲焉考終宜加祭塋之典
上命禮部諭祭工部開壙仍給喪禮異數也一時中
外咸謂太夫人荷承

天眷典禮備隆足徵德報云太夫人生于成化壬辰
享年七十二初封孺人加恭人今封夫人子三長嵩
選貢國子生次華知府致仕次峯廕補國子生女二
長適國子生同邑王錦次適慎孫男若槐官生若桂

若松若楫若梅俱庠生若杞若榛孫女一曾孫男遺
 澤遺愛遺安曾孫女五尚幼卜以嘉靖甲辰九月十
 六日合葬于簡肅公舊阡土橋山之陽慎先君與簡
 肅公少為道義交慎蚤忝通家之子中年辱授室焉
 知家乘世德及太夫人之懿範為詳乃按狀而敘之
 系以銘曰柔明婉敕閑範蚤飭女德之特兮祭養交
 力宗祊是職婦道之則兮孫子燕翼家聲四國母儀
 之式兮七袞壽陟福履既億三報之食兮封塋植植
 塋庇窀聖千齡之極兮宮保橋稷過軫咸載視此貞
 刻兮

贈御史中和處士陳君配孺人謝氏合葬碑銘

瑩庶奄聖千齡之極兮宮保橋稷過軫咸軾視此貞
刻兮

贈御史中和處士陳君配孺人謝氏合墓碑銘
陳氏之先自楚而滇儒行醫名光遠以延五葉蟬聯
百五十年繁祉老壽壽獨也天中和處士棋野逸賢
非此其身耀在嗣傳生膺綸綍沒歸茂阡百歲同穴
恩庇壤泉臥牛之岡西山之顛有洎灤灑有峯瑤眠
勒辭樂石過者式軫

明故文林郎樂齋譙公太孺人楊氏合墓銘

粵稽內譜華腴甲族紛以衆兮暖曷易場訛譜屬謀
亦已闕兮克國之譙千禩族居吾蜀鳳兮樂菴隱君
鋤色銷聲玄理洞兮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榮亦重兮

龍門精廬鸞綉馳恩服則哀今齊壽合德百歲歸居

耀壚壚音送束 贈今靈陶鍬銘封阡贈挺佇鼻虹兮

姨母黃淑人墓誌銘

吾姨母瀘州衛昭勇將軍松潘右叅將蒼雪韓公恩配淑人黃氏臨終顧命二子曰得吾三姊妹子狀元楊

慎銘吾墓吾則心歿矣是時慎以罪戍越在滇陰音驛不達塋後十年乃以戎役過瀘始拜吊于家表弟

指揮使適甫州學生述甫以遺言告慎出貞隱飛霞君所制狀屬慎銘乃據狀述其大者淑人爲雲貴提

學副使眉山黃公明善之女姊妹五人長適眉州引

禮熊瑋次適長壽御史周蕃次爲吾母次爲淑人次

適香可承崇慶萬衡叔人韋惠端字在閩必成七幸

學副使眉山黃公明善之女姊妹五人長適眉州引
禮熊瑋次適長壽御史周蕃次爲吾母次爲淑人次
適香河丞崇慶萬衡淑人諱惠端字莊閨以成化辛
卯三月五日生于京師之太學歸嬪於韓實乙巳歲
旣歸無幾時卽主家政於時囊裝奩且甚美內宗咸
羨其無驕蒼雪乃翁石隱公時在下僚有羅織索賍
者倉卒不能應淑人卽傾筭界之內宗咸難之石隱
解權家居事舅姑修構極豐偵知其脫簪珥服飭舅
姑亦難之矣蓋淑人之懿行立德自于歸時已然四
十餘年上事尊嫜及叔姑姑妯娌以逮從子男女宗族
尊卑內外黨戚凡婚媾變故寒暄朝夕種種事綜理

斬斬若有司郡朝然以相宗子之責爲賢宗婦最蒼
雪公立家綱整肅每戒嗃嘻之吝者僕不容絡繹以
見嘗以嗣艱淑人爲置一妾御見之夕蒼雪以其更
衣之駛遂還之故家法爲蜀中所稱實淑人相助之
力也家廟時祀尤敬且如禮至晚年衰駝猶不廢焉
推原其自外祖黃公夫人徐氏姆教深矣姨母嗣育
孔艱幾歿幾殯僅存一女桂卿儲侄子恒甫爲嗣忽
得異夢神告以陰德當有後庚午之歲年已不惑是
歲膺

誥封而二子適生卽適甫述甫也咸以爲積善之證
云桂卿嫁爲指揮僉事王承唐妻孫允濟允灝大皇

誥封而二子適生卽適甫述甫也咸以爲積善之證
云桂卿嫁爲指揮僉事王承唐妻孫允濟允灝大皇
大阜女孫大繁卒以嘉靖乙酉十二月二十日葬以
丙戌十二月十二日墓在方山回峯之戊辰岡去祖
及總兵瑩皆咫尺合窆於蒼雪公禮也銘曰維列祖
黃宿儒之英太有時名而家範夙成姻連之賢聞于
列城豈獨簪裾爲榮且盈淑人之懿女士之行無忝
所生旣壽而康全歸九京內宗遺範視比桓楹誰其
銘之慎也彌甥

亡妻王安人墓誌銘

安人姓王氏父禮部主事諱溥母朱氏王世爲龍州

宣撫司人禮部公蚤年能以才名起其地繼以科第
望其族令完縣有治行在儀曹多文藻大獲鑒譽於
丘文莊公一時名輩咸願交之家君尤與爲莫逆遂
結婚姻之好安人許聘予實在兒齒未幾何喪其父
憑棺號踊絕者數吊者哀哽贊其至性時五歲也年
二十一來歸予于新都每嘆不逮事先太夫人黃對
予常嗚咽流涕旣至京拜尊章後克脩婦職繼太夫
人喻曰是善事我順於姊姒情如同產甚予女弟二
人紉績組紉如未字日癸酉太夫人喪從予還家途
行凡四月郵寓無障弗得躬奠朝夕每正几正室拜
餽其旁如生禮至家三年哀哭如一日服除北上因

子耕耕塲哀塲成矣無可誰未聞丁士予甫切今披

行凡四月郵寓無障弗得躬奠朝夕每正凡正室拜
餽其旁如生禮至家三年哀哭如一日服除北上因
子耕耕殤哀傷成疾無月離床閏丁丑予滿初命被
恩綸受安人封以疾滯踰年未得冠帔見廟是冬予
在告歸安人自幸得見其母心切喜至家疾少愈然
未去藥餌也忽晨興告予曰妾夢不美恐不得久侍
君子也又曰聞長者言女病忌生後妾生辰在五月
二十七日今越矣予怪其言曲爲寬譬然自此日沉
滯以及危殆呼予與訣時適報客至安人猶曰遠親
在門不可以慢君必出應之言已不復出聲少姑太
孺人蔣問所欲言張頤揚指而已至夕乃絕七月七

日也享年僅三十二悲乎悼矣安人生爲孤女終鮮
兄弟而孝敬出于天性爲婦十二年勤生儉用以佐
理有家待下有恩予或時督過侍媵亟爲解釋之令
節家宴未嘗着重綵內親或謂曰家世祿身命婦何
苦自約對曰數衣必敝敝必製新恐其殄靡非所以
稱君子之清範也聞者三嘆其言安人數孕不育息
息者副室之子也彌月母亡安人以爲已子鞠而翼
之過於所生人以爲難嗚呼天胡爲殲我良配平生
相憐死相捐予情曷爲其有已邪於其塋也誌以告
哀是歲爲有明正德戊寅十月一日銘曰龍門之阡
恩波之淵中有封塋蔚何芊芊一婦其從姑旣安且堅

長和年予銘了傳予志六下馬

哀是歲爲有明正德戊寅十月一日銘曰龍門之阡
恩波之淵中有封塋蔚何芊芊婦其從姑旣安且堅
爰如千年予銘可傳予悲不可鐫

孝友後華李子玉調

前渠藩伯謂慎曰嵩亡兄崑字子玉者實嵩受學師
也根道核稅鈎河槩洛崇古刊今謝華啓秀雖綴時
義力去陳言多祖止齋之鴻裁効龍川之駿發守恒
者縱脰而詫知音者擊節而賞謂拾一第如摘髭矣
文增命違竟以齋志天性孝友痛母氏蚤世每春雨
覆壤霜辰掃松拍張擗踊如袒括日見者爲雪涕事
嚴君色難之餘蚤李新冰首醕甘腴千里必致親未

嘗不入口也後應貢有勸令就選學官又謂且畱止
試京闈子玉曰吾非薄冷官不爲亦非舍畿解不取
垂白在堂一弟繫官于遠誰與就無方之養昔人不
以三公博一日吾寧捐百年以冀一日乎竟從依親
之例歸與弟同試于汴弟升而已沉欣然曰弟得之
卽吾得之也同畱汴久之先歸爲拜慶酬賓具弟赴
禮部又借北上弟官京師十餘年時單騎省之雖竺
寒酷暑不避也其孝且友如此年五十六不祿自述
一篇滔滔千百言與弟永訣窀穸之日送者無不讚
其生而哀其死門生議曰靖節貞曜有初請私謚曰
孝友前渠公篤倫尤也手述其行略屬走紀之以附

其生而哀其死門生議曰靖節貞曜有初請私謚曰
孝友前渠公篤倫尤也手述其行略屬走紀之以附
于樂隱公之岡側追爲之謚曰天之生材實艱而成
之又艱文運之關而時命亦闕也往古中寰才富命
慳如後華者亦多其班高車一雋而九碩良馬半豆
而十蕢蕢音賢草莖也載在簡冊丹青罔刪徵友弟之高
義盡肉好之缺環爰徵謚于逸史吊裕青于空山將
鍤鏤於楹石招毅魄兮庶還

貞靖李君阡讚

乾行有終曰貞正直共好曰靖爰私謚之顯揚寔公
是之默定誨人遺矩蔡著長民流蕝衡鏡徵官師之

尸祝著秦蜀之謠詠蚤醒紱以辭榮載褰裳而願性
紹兩馮之清聲戛二陶之玄韻樂石泉兮幽冷隱蒼
碧兮峭倩歌嗟來兮返真誦歸去兮委命悵生芻兮
空谷悲漬絮兮遙迥揭豐碑兮鏤辭昭桑梓兮景行

宋宜人銘詩

懿惟宜人宋姓名家父友母王設悅辰嘉中秋前夕
生稟婺華端慧靜莊閨範自遐歸逢其良樂隱君伉
輔翊夫子孝敬姑嫜躬操爨餼丙夜不遑二親大悅
怡怡相將與更三十毀瘠終喪周恤姻黨何有何亡
不以富窶而判炎涼凜秋寒朔手自澣統以先姘媵
劬勞悉亡嘉靖乙酉寢疾終堂得年五五表葬之連岡

不以富窶而判炎涼凜秋寒朔手自澣統以先姘媵
劬勞悉亡嘉靖乙酉寢疾終堂得年五五表葬之連岡
既有賢嗣英蜚名揚息贈有奭幽窆寵光孝哉賢嗣
寒泉思長爰鍤翠珉用昭使房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寒泉思寸髮勉學難用別野氣
池水質圃英華分林影韻有爽幽
空靈宗法詩法理學正統年正月
...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卷之九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九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祭劉文簡公文 春

岷山之精并絡通津焜曜竣極實生偉人天生我公
匪邦伊世在邦為珍在世為瑞三禮首選鼎魁及第
摘藻天庭敷言近陛有頽頽音器文苑蔚為儒宗講
金華而議白虎記東觀而考南宮瑰辭直筆大雅古
風隨仕階而譽命思職居以效忠乃陟宗伯乃掌邦

禮公德寅清公衷簡易是禮是儀爰契爰似酌言可
施違覆堪紀宅憂詔還總已畱鑰報政來朝帝念舊
學視草西垣演綸東閣維

新天子更化立年饑渴宅俊寤寐英賢公才公望孰
與公先天不憖遺公不少延哀哉賀門鞠爲吊閭嗟
兮梁木霜稼已俱區中之緣永絕蒼生之望遂虛鳴
呼仕至八座壽登六袞雖尊榮之已膺恨效用之未
極在公者則立德立言足以不朽而無憾在議者則
爲世爲民重以不滿而興噫也杳杳靈駕載返東川
敬陳薄奠以告祖筵

祭黃簡肅公文

珂

爲世爲民重以不滿而興噴也杳杳靈駕載返東川
敬陳薄奠以告祖筵

祭黃簡肅公文

珂

國有老成鄉有耆英生有全節沒有令名揚休垂烈
公則允備視履考祥誰能可儷解褐筮仕出宰龍陽
拯荒活殍惠流江鄉中臺明揚憲綱始服用師夷落
遂紀戎錄剪其鯨鯢不擾旄倪脅從嫗煦徽纏解携
剽掠克級斬狗行列威惠交暢人和師捷提旅朔漠
開府河湟禍起藩屏公不動勦赤羽四馳阜囊八事
威聲先揚大師克濟僞檄數罪公爲上通姦豎側目
幾觸患鋒幸追阨危實有神贊跼躅虺蜴大雅所歎
兵起潢池近在伊瀍

天子命公饗道攸專取餽豐厨旋師衽席飲至論功
蔭子增秩公在本兵逆藩方熾焰爍縉紳賂滿閭寺
王衛請增公曰不可匡持違覆是固在我主者力歛
封章潛成吏持牘上公不署行確乎山立不可鼎移
丹青煥節天日昭知留臺掌憲司空晉位公不可留
屢章祈退返我初服樂被南津親戚情話歌罟閑身
我田我里有孫有子日旻大耋不戚以喜齟然咲逝
是曰考終有司計奏震悼

宸衷贈秩垂恩加祭賜澤乃命司空載營玄宅禮有
一惠大節孔昭簡肅易名協于中朝墓有豐碑銘功
篆德後千百年永播無極蔚山東麓鬱何嵬嵬公不

可作公名不頌真蚤忝通家喪室人子黃易之

一惠大節孔昭簡肅易名協于中朝墓有豐碑銘功
篆德後千百年永播無極巖山東麓鬱何鬼鬼公不
可作公名不類慎蚤忝通家復室公子黃楊之稊有
自來矣始也迎媁拜公於阼支筇命筵負几酌爵繼
以使歸再拜公家畱館移旬遠送江涯曾幾何時忽
已隔世哭不憑棺潛焉揮涕虞殯萬里不聞其音寄
辭告哀與公來歆

祭黔國恭熙公文

於貴維公元勳隆只重牙襲燾奕世庸只開府征南
銘勒陸音只三孤簡在宮保崇只于富維公洪黻于
鍾只大賚鼎來珎賜克只三錫自天叶師中只咄往

魯侯頌駟駮只于才維公黜黜音行工只巨榜黜音柱

綽楔徧籀踪只揮毫刻燭綺思叢只璧陰對賢昕夕

窮只於德維公謙以躬只雅歌投壺屏綵桐只室靡

姪姜澹以冲只奈何乎天命不融只奄逝於忽環滇

恫只鞞宅聆赴遽殒凶只棟折柱傾維悼公只憶曩

追昔殊遇蒙只折簡問奇餼賂豐只招提曲宴情丰

茸只涕豈無從維懷公只脩歿有定數其逢只彭殤

椿菌均一終只生榮死哀孰齊同只丹旄翩翻輻輪

東只卹典逢臨返塋艷只肖貌魏廟名輝彤只絮酒

菽薦辭寫衷只公臨孔熒庶鑒一恭只

祭參戎石岡沐公文

東只血典遙躡返壘豐只肖新以魏廟各輝丹只絮酒
菽薦辭寫衷只公臨孔熒庶鑒一恭只

祭叅戎石岡沐公文

我識公面自於徂滇解龜卸鵲狎鷗戾鳶欣然交臂
夙契若先班荆華屋傾蓋榮椽一水詎隔六郵奚延
不鄙謂我同聲相宣清風朗月寒旭涼烟興言命駕
喀爾遺筌形旣蕭放心罔懸愆頽山酌羽流水鳴絃
非梗胡汎無膏曷煎有懷者音輒走中滬有間者濶
遙騰鷁牋公嗜吟咏選頌成篇漏花濯錦壁月涵淵
公閑翰札摹素臨顛企生玉潤芝茁蘭鮮公珍繪事
克棟盈枿購求罔恡賞鑒無前公耽典籍業若門專
當劇假逸在痾忘痛公有池臺山椒峯巔謝舟阮屐

松席蘿筵公有子姓瓜瓞嬋媿九荀爽競八士名駢
可以忘老可以長年邁齡五龍弄丸雙玄乃致蓬丈
相期偓佺天胡弗吊承凶忽焉我公是依公忍我捐
川有逝水壑無藏船昔來謁公鼓音闐闐今來訊公
銘旌翩翩英魂莫招哀淚徒滋矢辭一誅與公享旃

祭毛以正文

序

維正德十年正月日同鄉友生楊慎謹以薄陋魚菽
之奠致祭于亡友鄉進士毛君以正之靈曰嗚呼以
正命止斯邪丙寅之歲如盍朋簪君勝已者先鳴執
林私試夜稿劇語秋衾相與忘年交契以心從君旣

又知君益深君之力學衆所難任一朝蓬暮鹽商古推

林私試夜稿劇語秋衾相與忘年交契以心從君旣
久知君益深君之力學衆所難任朝華暮鹽商古推
今昏眊倦吻傳癖書淫有疑相叩如鐘起音有辯相
難如琅應琳豈曰阿私流輩所欽五上不第文工命
戾十年旅人中途長逝囊無餘資以克楔襚家無薄
田以供時祭妻寡疇依子女幼歲人世之苦于君亦
備如何不淑欲問先喟福善壽仁此語何昧予昔南
還在疚孳孳君遠送我西出都城別幾何時寒燠兩
更數數來書時時寄聲相勸相勉令德令名言猶在
耳遂隔死生寧不悲慟有淚填膺君昔與我著述是
期綺言蒙訶語病必鑿君今已矣誰正予辭君昔與

我道義相佐投以盡言不隨衆和君今已矣誰箴予
過馮江之原理玉麟蓀誰最潛德以責重坤分雖麗
澤情猶篋墳平生交誼惟君也敦悲君雅志念君微
言奠君以文庶慰君魂君如有知來享此樽

祭洪易之文

我行其滇吊影瘴烟式賴斯文以慰徂遷之子之來
多士寔先屈指于今十有四年子在家庭人稱孝子
橫經紛綸又何佳士不沾一命溘焉以死天豈有知
兼闕其嗣坎也士封蕭條畝宮喟然傷賢涕豈無從
壤樹蠹蠹崖石崇崇寄我誄辭酬子幽宮

祭彭子冲文

汝寔

壤樹轟轟崖石崇崇寄我誅辭酬子幽宮

祭彭子冲文

汝寔

嗚呼子冲江漢炳靈岷峨挺生古則淵雲儷跡今則
安徐齊名冰姿玉立命世之英龍文豹變驚人之鳴
蜚聲里選標錦禮魁仲舒哀首賈誼秀才筮仕聿始
式登諫臺出納惟允敷奏詳該惡惡之甚堙并埋輪
善善之周卯鳳胎麟朝稱端士世謂淳人康陵末造
禮云紛起危言屬目異論盈耳君矢靡他中立不倚
徵典抗章通郵書史匪叶于今乃稽千古考衷自信
見怨于下旁午糾焚會逢其怒鴟鵂爭鳴鯁鱗翔舞
羣飛刺天積毀銷骨我轅旣摧我馬亦蹶揚子岐悲

阮生途哭栖丘飲谷退脩初服犧牛綺錦若罔睹然
含沙射影將焉及焉文鸞墮羽神龍潛淵坎窞委運
徜徉永年圖史簡策自樂其真忠信篤敬允書諸紳
允山之陽三峨之濱願言卒歲行歌及春日奪英嗣
天耶人乎君弗過戚猶東門吳謂天無知作德不孤
謂天有知乃如是夫昔予遐謫遭君南國言感北風
相顧動色執手河梁慰予弩力驅馬脩門索居絕域
念自分携每勤問訊結夢函情鱗書翼信君身沉冥
君行極峻觀逆以順視退爲進于役有期過嘉忽忽
擊汰凌雲舉杯邀月斗酒夕懽一日篇朝發相會慘顏
相思皤髮別君未久計音勿心傳乘鶴化去騎箕上天

擊汰凌雲舉杯邀月斗酒夕懽一日篇朝發相會慘顏
相思鬢髮別君未久計音勿心傳乘鶴化去騎箕上天
既扁夜臺永隔玄泉臨風把劍傷心絕絃嗚呼夫子
自免歸居華閭竺行丞騰薦書賀者在路吊者在閭
君則已矣蒼生望虛三英齊志欵安歆徐天則不憖
人共奚吁名垂身逝耿光不磨較若罔生所得孰多
峩峩山色湛湛江波視君豐碑千古斯那

祭波石徐公文

越

賊酋跳梁句町東犬狺鳴張羣嘯凶據印產城恃控
隴

當宁赫怒命卽戎積有歲年罔收功東郊不開南路

壅誰其當之波石公炎暑毒草瘴癘叢颺回霧塞天

夢夢吳戈犀甲羅縻冑冑音蒙劍缺鐔今馬亡駿槩

血滿袖袖音均服紅先軫狼躡古烈從嗚呼男兒

可憐蟲魂魄毅今為鬼雄忠靈上訴天為冲小醜殄

滅獸之窮凱捷不日奏法官楚聲斐公大招同永歎

出涕傷予哀公乎歸來

帝褒崇國殤尸祝留南中嗚呼哀哉饗此鍾

祭在軒胡公文 廷祿

嗚呼已酉之春余謫滇雲君來温泉實始識君清標

玉立雅韵蘭芬契以莫逆交以論文君出宦遊未幾

解組膺仕不躋直道多忤卜璧自珎昭琴不鼓虞桑

采居世卯閉口成圖如木公竹為五曷射車書六

玉立雅韻蘭芬契以莫逆交以論文君出宦遊未幾
解組膺仕不躋直道多忤卜璧自珍昭琴不鼓虞桑
深居泄柳閉戶城闔如林松竹爲伍謁謝連牆步絕
公府于我獨親執圃德隣昆明池上高峽水濱或來
或往匪日匪旬我倡君和東主西賓雪飛瓊樹風起
青蘋篇裁綺緻思入清新余奉戎檄暫歸江岷承君
凶問迸淚傷神白馬故人青鳥祖送宰木成陰宿草
以葑維甲之寅在冬之孟忽感熒魂來入余夢哀鳴
酸嘶寄托鄭重覺寤在床落月滿棟精駐爽存箕騎
颺鞞塞黑楓青江空水凍帝宸高迥鬼伯喙美驚鶴
怨猿叱鸞靡鳳情切范張盟寒沈宋君詩可傳君詞

堪諷藏諸名山副在洛誦誅云辭云聊以代頌

祭玉壘王舜卿文 元正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
言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鳴以
斥仗同三進而及雷嗤蒙詰之未脫冒瞽言之難奏
紛巧簧之易如慙面甲之益厚違天顏于咫尺褫龍
章于闕右落孤影于清潯下承明于紫宙予予子以
無依子乳乳而在疚聯艣艣於潞水竭吟嚙而相叩
赴嚴督以南南征悵非狂而東走交呻吟于蓬席忘體
粥于昏晝苦吊影於罔兩甘生涯於魁黠君違秦而
巴偏我去蜀而滇僊哽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携幼

恨天偶之一注筆月玄之二幾沒奉戎教以子

走屬督以商征惟非狂而事之嗚呼子遠席忘飢
粥于昏晝苦吊影於罔兩昔生涯於颺颺君違秦而
巴偏我去蜀而滇僂哽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携幼
恨天隅之一柱望月弦之幾穀捧戎檄以予歸喜少
城之君迺訝垂白之如新命重碧以話舊歌嘯喻以
無解語聊浪而失讀聽南音于西林主北道于東阜
發孤咲於羣憂伸眉顰于面皺吟江鴻之夜度賦鬼
車之晨雉雜懽悲於須臾類栩夢之一宿汨甲鼉以
吾行牂茲會之難又望北風而開襟怪嗣音之不復
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奏喪資斧於旅巢慨河
清於人壽感徒繫於匏瓜惻不食於井甃涕却留而
已零杯欲奠而先覆嗚呼盈萬物於兩間恒接構而

心闢何淑貺之罕臨而良辰之希邁巾柴車以碧紛
蒙駑駘以朱就旣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蕤茂豈黔
羸之泚施兼造物之垢贅屈天問其焉陳柳天對今
焉咎惟理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什芻芳馨于皎日
等塵劫于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
吞兮何言魂歸來兮茲侑

祭沐九華文

我之與君兩世通家君家先人昭勛建牙君家兄弟
奮藻聯葩顧我於逆旅慰我於天涯步王孫之綠草
折放臣之疏麻命駕于滇社之館載酒于昆池之槎
或會宿於仙村或倡和於太華投分綢繆情文交加

折放臣之疏麻命駕于滇社之館載酒于昆池之榭
或會宿於仙村或倡和於太華投分綢繆情文交加
三紀于茲百齡期賒何露薤霜蒿之埆埆音日塼塼音累土也
輒墊逝水舟壑之谿訝悵宿離之不貸悼車闕之日
斜玉樹棣華之屢喪愍凶違厲之紛拏歿生契濶九
原之遐阻于城府莫紼輻車陌楮翻雪蓮酒流霞灑
淚遙奠靈其歆邪

祭用貞弟文

恒

嘉靖年月日大理寺寺副用貞四哥卒于家兄慎有
罪戍在滇是歲八月二十三日憲長高太和來始聞
計音山川萬里又屬禁嚴不得奔赴歸哭爲文以寄

莫嗚呼哀哉其辭曰維弟之生後余六齡內昭爾質
外篤爾形孝自性成友亦天畀愉愉爾容怡怡爾愛
先妣見背實已未春嗟爾孺慕如老成人觀者嘅嘆
占其非常弱冠登朝近侍班行親切龍光進止魚雅
鳳毛翕譽人無間者仕優而學退食自公洽聞強記
貴異賤同爾職旣清我官亦暇晤夜從晨散帙彌夜
學厭俗近志追古初秦漢前陳末代屏除楷札師顏
緣情效杜有弗肖似匿不流布清言河漢時出驚羣
玄著疊疊孔昭于聞嗟余契合匪懿親厚視余猶師
視爾如友執指吾瑕道弼余違在戴比德于謝方微
大人明農復我邦族爾亦引痾侍養在告胡天不淑

視爾如友執指吾瑕道弼余違在載比德于謝方微
大人明農復我邦族爾亦引痾侍養在告胡天不淑
溘露先盡未徂黃落甘此蒼隕嗟嗟骨肉遂成古今
奔阻于遠曷置余心念昔在京逢天之怒我處幽圜
爾泣窮路兄弟索居乖絕岷滇五年于茲百憂交纏
畱我手足止承杖屨爾今逝矣余將安處呱呱遺稚
始勝童衣念焉及茲營魂馳飛日徂月流將歸原窆
寄言哭奠歿生異域

祭敘菴弟文

悼

我生與弟先後之年呱呱而泣形分氣連夏炎合竈
冬寒並氈母携父抱隈濕就乾八歲就傳雙筆一研

嬉戲偕止出入隨肩飲啖讓果跬步共磚義經魁選
桂籍登仙彤墀策對粉署絲牽家承盛事世稱象賢
聲華籍籍文彩翩翩中遭厄會墜身九淵歸兮屏處
幸矣天全釣耕別墅鄴原陌阡圖玩太極琴悅無絃
養吾性道耘已心田交絕郡縣力娛簡編象外冥理
區中謝緣有子承家業繼門專復育襁負瓜瓞其綿
七袞將隕我歸自滇兄酬弟勸翁樂罔愆掀髯北寺
握手東田觴我於庭羣從孚孳軾轍閭闔王謝嬋媯
劇談飛屑倡和珠蟻俄而瞪目忽爾垂涎笑語亟斷
頃刻弗延豈意宴席化爲几筵逝水如斯朝露溘然

吳剛居喪門中顛又弱一個何忍余相嗚呼余生

頃刻弗延豈意宴席化爲几筵逝水如斯朝露溘然
具爾君喪門中顛又弱一個何忍余捐嗚呼余生
則先弟亡則前前後後存亡誰質諸天而今而後遂隔
壤泉余辭有盡余悲曷鐫

祭岳母黃太夫人文

維楚有黃麟經載光前楚祖蜀奕葉愈芳亢姓起宗
自簡肅公實有內助旋旋滋恭邊豆敬齊之禮琴瑟
靜好之風際太夫人之德之徽調昭女史教叶公官
鸞瑜象服鳳誥膺封椒棊履闕于贊果蔗境齊壽乎
喬松惟太夫人之醜之隆履履履履夜藥和熊寶柱
歲幾乎樂榜謝蘭臺直乎英殿中閭中之嚴訓漁

嬉戲偕止出入隨肩飲喚讓果跣步共碑義經魁選
桂籍登仙彤墀策對粉署絲牽家承盛事世稱象賢
聲華籍籍文彩翩翩中遭厄會墜身九淵歸兮屏處
幸矣天全釣耕別墅鄴原陌阡圖玩太極琴悅無絃
養吾性道耘已心田交絕鄰縣力娛簡編象外冥理
區中謝緣有子承家業權門專復育襁負瓜瓞其綿
七袞將墜我歸自澳兄酬弟勸翁樂罔愆掀髯北寺
握手東田觴我於庭羣從孚孳軾轍閭閻王謝嬋媿
劇談飛屑倡和珠蟻俄而瞪目忽爾垂涎笑語亟斷
頃刻弗延豈意宴席化爲几延逝水如斯斯朝露溘然
具爾凋喪門祚中顛又弱一個何忍余捐嗚呼余生

川先弟... 川前... 後... 子... 二... 佳... 實... 者... 天... 而... 今... 而... 後... 遂... 鬪

具爾凋喪門祿中顛又弱一個何忍余捐嗚呼余生
則先弟亡則前前後後存亡誰質諸天而今而後遂隔
壤泉余辭有盡余悲曷鐫

祭岳母黃太夫人文

維楚有黃麟經載光自楚徂蜀奕葉愈芳亢姓起宗
自簡肅公實有內助婉婉溫恭邊豆敬齊之禮琴瑟
靜好之風繫太夫人之德之從訓昭女史教叶公官
鸞褕象服鳳誥膺封椒禁屢朝于贊粟蔗境齊壽乎
喬松惟太夫人之福之隆晨庭趨鯉夜藥和熊寶桂
歲蕤乎榮榜謝蘭荼盍乎英叢申國閨中之嚴訓漁

陽上谷之雒客家聲素直平其美申國閩中之靈信感
人龍寔太夫人之教之功宜太夫人之壽壽者神靈其
之崇也慎對日之年登泰通家之子泮水之歲遂辱
授室之禮竭來罪謫于戎荒一紀未登乎仙里前茲
于役稱觴壽筵今茲赴假執紼墓前想懿範之日遠
泗悲淚于寒泉拜祖奠之躑躅望封塋之鬱芊儵光
靈之易逝傷辭誅之莫宜

樂泉余賴有盡余悲且難

隕夫泉上隕前前於林士藉貫霜天而今而於茲嗣
具爾賦喪門柳中顛又限一國何忍余賦詔知余生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編輯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跋越絕

或問越絕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書中覽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觀其絕篇之言乎曰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鄉不直自斥託類自明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此以隱語見其姓

名也去其衣乃袁字也米覆以庚乃康字也禹葬之
 鄉則會稽也是乃會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託
 類自明厥旨昭然欲後人知也文屬辭定自于邦賢
 蓋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吳字也屈原同名
 平字也與康共著此書者乃吳平也不然此言何為
 而設乎或曰二人何時人也予曰東漢也何以知之
 曰東漢之末文人好作隱語黃絹碑其著者也又孔
 融以漁父屈節水潛匿方云云隱其姓名于離合詩
 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為隣云云隱其姓名于參
 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
 為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二子名微矣得子言乃今
 願之惟謂後世無子言

魏伯陽以委時去害與鬼爲隣云云隱其姓名于參
同契融與伯陽俱漢末人故文字稍同則茲書之著
爲同時何疑焉問者喜曰二子名微矣得子言乃今
顯之誰謂後世無子雲乎

越絕當作越紐跋

越絕一書或以爲子貢作又云子胥皆妄說也而越
絕二字尤非解者曰絕者絕也謂勾踐時也內能約
已外能絕人故曰越絕又曰聖文絕於此辯士絕於
彼故曰越絕二說似夢魘譎語不止齊東野人之類
而已王克論衡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
吳君高豈卽其人乎又曰吳君高作越紐錄紐卽絕
字之誤書以紐名猶漢雋之例也絕字曲迂不通而

千年之誤無人證之袁康吳平之姓名著在卷末無人知之蓋觀書者鹵莽閱未數簡已欠伸思睡而束之高閣矣余始發其隱然卽其書以證其人以訂其名非臆說也博古君子必印可而樂聞之乎

跋趙文敏公書巫山詞

巫山十二峰在楚蜀之交余嘗過之行舟迂疾不及登覽近巫山王尹於峯端摹得趙松雪石刻小詞十二首以樂府巫山一段雲按之可歌古傳記稱帝之季女曰瑤姬精蒐化草宍貝爲靈芝宋玉本此以托諷後世詞人轉加緣飾重其肥累藻不越此意余獨愛袁

崧之語謂秀峰疊嶠奇構異形林木蕭森離離蔚蔚

乃在震氣之表仰屬俯弟不覺忘反自所遺歷代

季女曰瑤如精魂化草實爲靈芝宋玉本此以托誦
後世詞人轉加緣飾重肥累藻不越此意余獨愛袁
崧之語謂秀峰疊嶂奇構異形林木蕭森離離蔚蔚
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睇不覺忘返自所履歷未始
有也山水有靈亦當警知己于古矣尋此語意使人
神遊八極而爽然自失于擘花温瑩之外欲以袁意
和趙辭以洗茲丘之黷未暇也乃臨松雪墨妙一紙
邀曹太狂作圖藏之行笥爲他日遊仙興端云

跋新刻水經

吳中新刻酈道元水經規制裝演甚精但誤字苦多
耳誤而相似魯魚帝虎猶可改也所恨爲淺陋妄庸
者以意匠擅加筆削如立碑樹桓本桓楹之桓今乃

妄改爲松栢之栢枉人本山名枉人已見袁江南賦
今乃改枉爲柱弱年憇子憇子改切楚人謂子曰憇
今不知憇字妄改爲弱年女子熒山刊石妙在熒字
今乃改熒爲焚何異小兒語耶

跋李陽水篆書謙卦爻辭

陽水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十
餘多構別體乃以誨代謙按說文誨多語也从言冉
聲地名有誨邯縣汝言切謙敬也苦兼切音義不同
相去千里乃以克乏之術奇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
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爲識者所勘邪

跋韓石溪所藏九都圖

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爲識者所勘邪

跋韓石溪所藏九都圖

此圖爲宋宣和院畫無疑卷首題云江山萬里圖而尾題云米元暉筆皆眯目而道玄黃者也米氏父子同一筆法皆崇簡易殊乏精工此圖樓臺城郭浮圖水石綽有唐法恐非虎兒所能企也其二云江山萬里亦非也濱江安得有九都乎此蓋九都賦圖張平子之西都東都南都左太冲之蜀都吳都魏都及徐幹之齊都劉劭之趙都庾闡之揚都也唐人以九都賦爲一卷意必有圖以配之此或其粉本之遺邪中丞南克韓公石溪藏此圖以示慎故輒述所見以印可

于大方之家云

跋吳中新刻世說

古書轉刻轉謬良可惋也近吳中刻世說新語右軍
清真妄改作清貴兼有諸人之差改作諸人之美聲
鳴轉急改作聲氣轉急少有義學改作少有學義皆
失古人之意聊一道之蓋不能盡

跋趙東山春王正月辨

三條

昔趙汭左傳補注辨周正改月之證引據既博分析
又明可爲不刊之論定千古不決之疑獨恨其書不
傳故謹錄之然有一條未引今特著之按文選所收

占詩十九首非一人一時之作也其曰玉衡指孟

傳故謹錄之然有一條未引今特著之按文選所收
占詩十九首非一人一時之作也其曰玉衡指孟
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
玄鳥逝安適此詩文景之世所作也按漢書高祖以
十月至灊上仍以十月爲歲首則所謂孟冬乃建申
之月也故有白露秋蟬之語蓋秦不師古以建亥爲
歲首無謂之極漢制大抵襲秦故首十月非係十月
至灊上也秦之繆妄不足言然因此可考周正改月
之驗何也秦上承周秦以建亥爲歲首而謂之春故
漢代仍之建申之月謂之孟冬矣周人以子月爲春
從可知矣至漢武帝始用夏正以寅月爲首故其詩

云孟冬寒氣至朔風何慘慄此孟冬亥月也故有北風慘慄之語武帝以後之詩可知詩可以觀詎不信夫

又

周人之改月無可疑者後世之疑者獨謂詩之豳風用夏正及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致疑爾趙東山謂詩乃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是也然未盡事情也如今之制官府文書官職稱當時之名而詩文中稱吏部爲冢宰知府爲太守又地理之名稱四川爲蜀陝西爲秦此最明證可知者故不厭博引傍喻也

又

名稱四川爲蜀陝西爲秦此最明證可知知者故不厭博引傍喻也

又

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可證蓋周人改月之說唐人不能辯而自了然然而或以爲改或以爲不改起于宋人紛紛多議論之口耳

按趙子常之說本于資中黃楚望而加明晰焉但其書今亦罕傳故具錄而跋識之非欲勦說襲蹈也

跋劉南坦峴山圖

元瑞

蘭亭羣賢少長咸集竹溪六逸賓旅無忘曷若香山詩壇月泉吟社釋九愁而遣五噫具四美而并二難

地則秔稻交疇里寔桑榆蔭道春遊秋豫潮往汐來
山堂仍襲峴首叔子之名畫圖工摹天目王孫之舊
緬懷古昔繼在今斯僕猿鳥爲儔魑魅是禦臨文景
仰問訊踟躕高步九州徒有子建凌雲之想神交千
里慙無長房縮地之能狼跋其胡鶴頸長引矣

跋張愈光結交行

禹山張子愈光髮益短才益長齒日衰詩日盛近作
結交行凡七百八十八字紀海內交遊名士著升沉
感今昔蓋高允同徵杜子美八哀之遺意也又作六
言三十首七言律八首寄予小子則又元白蘇臺皮
陸松陵之富有也而體裁高古則度越之矣其他觸

陸松陵之富有也而體裁高古則度越之矣其他觸
興口占又不可以更僕終或有工于詆訶者曰是不
亦多乎哉養生何以詩爲也楊子解之曰養生奚可
廢詩也魏伯陽參同一編實建安之先鞭陰長生自
敘三詠乃風雅之後乘不知昌虛中無論鍾離子養
生奚可廢詩也或又曰爲政何以詩爲楊子解之曰
爲政奚可廢詩也重華作歌皋陶載賡神禹有訓五
子爰述爲政奚可廢詩也或又曰聖學何以詩爲楊
子解之曰學聖奚可廢詩也孔子刪國風雅頌之詩
立溫柔敦厚之教楚狂接輿而歌則欲與之言鮑龍

跪石而吟則亟爲之下學聖奚可廢詩也子誠有喙
三尺予亦試訊一言也豈有駭仙人瘖道學聞有青
錢學士矣未見黃瓠少師也使伏獵弄麀比翼於鸞
鳳是屠羊牧豕皆可爲夔龍矣或者之語乃塞禺山
之疑乃醜遂銘其座右曰詩哉明哉詩哉明哉予以
此忘情以此養生以此爲政奚其爲爲政以此學聖
奚其學學聖

跋七姬帖

國朝真行書當以宋克爲第一所書七姬帖文其冠
絕也然其事則可疑七姬之死蓋出於潘之邇之謂
不幸則可非狷節也平居則獲雜子女而漁聚之一

絕也然其事則可疑七姬之死蓋出於潘之逼之謂
不幸則可非徇節也平居則獲雜子女而漁聚之一
旦有變恐樂他人之少年而雉經之潘之惡甚矣宋
之書人多珎之故其帖盛傳適以播潘惡耳元末士
風類如此上下荒淫載胥及溺欲不亡得乎余舊料
其情若此近觀高季迪吊七姬多麗詞云倩嫦娥呼
天試問如何向人間生成尤物等閒又把消磨揉羣
花亂飄塵土毀聯璧碎擲煙波漫說無雙傾城曾數
八人少箇六人多一般樣細腰裊裊高髻峩峩奈干
戈筵上艷曲翻做帳中歌忍教受項纏素帛渾忘記
臂結紅羅翠被都閑玉鈿盡落覓遊應去馬嵬坡誰

能發香囊解看怕肉尚温和堪腸斷空樓月落廢院
春過其事情信無疑矣吁可憐哉

跋自書小楷春興詩

目有玄花久不作小楷夏日寂居無事乃試一爲之
李重光云壯歲書亦壯如嫫姚十八從軍擁千騎凌
沙漠目無全虜老來書亦老若孔明以白羽麾軍不
見風骨而毫素相適筆無全鋒信斯言也若無白羽
之能祇見皮裘入土空耳余此書將無同耶書成不
覺自笑

樊敏碑跋

漢碑多不著作碑文人姓名口而此碑之末續書建也

樊敏碑跋

漢碑多不著作碑文人姓名而此碑之末續書建安
十年三月上旬造石工劉武良鐫何也曰古人以鐫
石爲一難事故書之以傳魏受禪碑書鍾繇鐫以一
代貴臣文宗而親雕鐫之役古人之重文藻而必欲
永其傳如此顏魯公書桓令家僮鐫之李北海書碑
多手自鐫其云元省已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黃鶴
仙刻皆北海自鐫也今之立碑草草而付之拙劣之
書鐫者又非良工宜其貽庾子山驢鳴犬吠之誚矣

異魚圖贊跋

予作異魚圖贊間出以示好事者或獻疑曰爾雅注

蟲魚定非磊落人子不見韓子之詩乎予曰韓子有
爲言之也跡其焚膏繼晷之際口吟手披之餘遇蟲
名魚字將刪之乎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未
嘗不美莊子欲絕學而莊子何嘗不學蘇子謂人生
識字憂患始豈欲人盡不識字乎如此之類古人善
戲謔自揶揄擊之一機也雖然不可以訓若孔子則豈
其然教小子以學詩終於多識則蟲魚固在其中矣
孔子豈非磊落人哉近之不悅學者往往拾古人善
謔之言以爲不肖護躬之符可咲且悼充類其說則
伏獵弄麈之侍郎長鎗大劔之將軍一一皆磊落人
也夫

謂之言以為不肖該身之符可吟且惟充幾其誠具
伏獵弄麈之侍郎長鎗大劍之將軍一一皆石砢落人

也夫



不長孺

宋
卷之十

玉
定
非

步
天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三
可
明
年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者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全校

青城五隱贊

范公英英炎漢挺生韜華金德潛光玉恒讓王媲美
洗耳借清漸達鴻羽孚陰鶴鳴

右范長生

天授韜奇入林結茨鳳兮翹翹麟之儀儀年百廿歲
有嬰孺姿山癯淵槁奚可同之

右譙 定

岷山逸老藏用隱賢執范寂袂拍薛昌肩高吟弄月
長嘯揭天遺蹤何在白沙瓊田

右勾台符

白雲先生六詔不起乃如蒲芝之聯德敵體孟光同曜
柳妻遺誅有婦人焉五人而已

右張俞妻曰蒲芝

臨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後身諒無補於事業要不
負乎君親遭逢太平以處安邊歌詠擊壤以終餘年
天之顧畀厚矣篤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冲
而盈寵爲辱平爲福者邪

天之顧畀厚矣篤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困而亨冲
而盈寵爲辱平爲福者邪

右自贊

昆明鄺尹陞萬州守歌障詞

瓊瑄南溟帝稱奇甸銅符左篆天假德星旣妙簡於
鴻恩宜特申于燕賀恭惟某官丹山瑞族赤水名駒
南嶽岫嶠之奇英北斗尚書之家世箕裘軒冕合有
聞人衣鉢文章克紹前烈難兄難弟麟儀儀而鳳師
師大馮小馮印纍纍而綬若若緬茲昆明望邑寔惟
滇雲具瞻牛鼎烹鷄置噐固難于適用蟻封試馬未
久已見于非常宰號神明政成卓異生明作肅百務

不畱治劇剽煩一訊如響扼武夫之吭而奪之氣懾
 豪右之膽而服其心衆謂空谷足音人擬中臺首召
 京洛雲山外方佇來儀乾坤日夜浮暫勞坐鎮搏風
 以上眷然瀟湘之故人遵海而南行矣澄清之岳牧
 慎殊方倚玉逆旅斷金曾擊柝之聞邾幸邇仁里楚
 餘波之及晉久庇德隣琴羽未張轡駢已駕何以報
 之青玉案庸假填詞我姑酌彼黃金壘聊申雅餞
 昆明春水盈盈渡咫尺又銷魂路金馬碧鷄遺愛處
 臥轍攀轅畱綦解珮望仙塵去○鵬海鯨波天一
 柱統統鼓聲催欲曙今藁重來還肯許帝加三錫民

歌五袴蚤沛清時雨

亨衢步明歌章詞

臣朝琴轍留羣解珮以二壑仙塵去
柱統統鼓聲催欲曙今紫重來還肯許帝加三錫民
歌五袴蚤沛清時雨

亨衢陟明歌障詞

巫岫鍾靈巴月遙輝渠澤吳興媿嫩滇雲迥化蘋洲
岳牧詞人名流堪讚循良君子信史宜書恭惟雲南
大邦伯鶴峰柳先生神峰瑤峻學海珠澄夙蜚擘花
温瑩之聲蚤膺藻榜蘭臺之選雲端首郡天徼名區
襟帶禺同咽喉庸濮控南詔西垂之險先東洱北勝
之雄

帝謂殊藩人推奧府官當方面任切股肱咻民于懷
協留老蔚宗之謫東吏若濕咲成璿宗資之謠鹿逐

熊以隨轡馬如羊而却廐清崇葉節威服卉裳鈴閣
晝閑地有春臺之樂鉅鉅音后受書器階星闥家無夜戶之

虞旬茲雨塊風條兩岐興漁陽之詠猶音消彼苗螟

葉得音三秀繼宣房之歌政成不待三年歸猶就

水德流已匪一日速比置郵亨衢屆期陟明行覲蝸

髻鮐叟曷形容于舞之蹈之鳳驛蛟衢難挽留于攀

者送者假麗藻以展采揚馨芳于聲詩調歸朝歡為

祖道贈

秋盡汀洲蘋未歇掩映荻花相向折一枝好贈朝天
人還如鳩鵲樓前雪瓊凹連玉凸五城邊銀為宮闕

堦聲寒非烟叢裏卿謁瑞雲纈○五馬驕嘶虬漏徹

秋盡江洲蘓未歇掩映荻花相向折一枝好贈朝天
人還如鵝鵲樓前雪瓊凹連玉凸五城邊銀爲宮闕
堦聲寒非烟叢裏卿謁瑞雲纈○五馬驕嘶虬漏徹
鞘靜珮鳴鶴遙列朱衣引隊奏彤幃天言清問堯階
切命音傳袞驚賜金增秩千旌子把勲名昭回青簡
身如稷如契

賀薛曲泉撫臺旌獎帳詞

寇恂再借敷青陽百舍之春黃霸重臨沾靈河九里
之潤政首支郡績最中臺民瘡下蘇譽命上逮恭惟
某官政賜也達守夷之清治所臨而有聲課每上而
輒最處煩不擾在劇能剗勞以身先風行草偃雷在
天上雲行雨施消周雅之蘊蟲斥岑瑜之泥鶴七戒

三齋旣禱千倉萬寶可期况才識疏通兼政事練達
佐郡而譽望洽署瀘而廢墜興上上之考特旌元元
之論允協慎也十茲榆社實庇棠陰徐孺子下榻于
陳蕃旣輝蓬華陸敬輿傾蓋于姜輔實仰旃幪居邦
事大夫之賢猥從鳧趨之後原田聽輿人之頌敢爲
燕賀之先

青陽有脚喜五馬重臨江陽城郭南定雲開西岷波
靜簾捲風清幕早魁化爲甘雨露禱不須沉鶴兆萬
寶詠千箱四野豐年如約○斟酌曾見說老手劇郡
利器無盤錯犬吠花村魚遊春水桴鼓長閒却佇聞
考績薇垣復報薦名荷橐計晨夕鶯遷燕賀金明紫

寶誦千箱四野豐年如綺
利器無盤錯犬吠花村魚遊春水桴鼓長閒却佇聞

考績薇垣復報薦名荷橐計晨夕鶯逸燕賀金明紫
渥

右調喜鶯遷

送薛曲泉之鎮雄勸夷手卷詞 名治

澄清德水天開龍馬之湖洋溢恩波春滿魚鳧之國
在民崑而堪誦叶公論以無踰緬惟馬湖少邦伯曲
泉薛公澗水竒才鄞城甲族鈞河櫛洛擬竹箭之穎
資騰茂蜚英呈天球之秘寶升從赤縣出守朱方西
陵有召父杜母之謠南巴分九里八鴻之潤自公覆
露蒞茲江陽在昔歌廉薄言觀朞月之仁政於今借

寇奚必分刺史之真符北山賢勞欲息踴躍用兵之
策東臺板命須仗填寬迥駕之行昂昂千里駒笑鄙
夫畏首畏尾蔚蔚九變豹俾小人革面革心惠我無
私式遄其歸是祝贈公不拜未占有孚則然聊申蚓
竅下里之歌用代驪駒在門之什

借寇歌廉春有脚皂蓋朱幡輝映江陽郭一哺清泉
斟且酌候人無事閒鈴閣○瘴域嵐方勞鎖鑰靜柝
沉鋒虎兕成鸞鶴風颭歸旌詩蒲索休遲竹馬兒童約

右調鳳棲梧

孝烈婦唐貴梅傳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

貧且弱有老姑早且至少與數州一富商有公台

孝烈婦唐貴梅傳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
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
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
以老嫗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
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
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谿毛
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
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
全吾名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衽襦雉經於後園
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之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

杖且罵且行曰惡奴蚤從我言又得金帛且享懽樂
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
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旣以不孝訟之死乃
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
倒賊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于樹三日顏如
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
冉冉而沒有司以礙于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
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吊之歸屬慎爲傳
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于梅
之株水操霜清梅乎何殊旣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
失職咄哉可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跼

其... 之株永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

失職咄哉可

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倉庚傳

梁武帝代齊錄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
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郟后心妒焉帝聞居一日覽大
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妬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
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勅中庖以爲宮膳
旦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異其術之速
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卽輟箸不
食帝曰荒經曷予欺乎其諸食力尚淺耶將盡脯其
餘倉庚中有老而慧者鼓鞞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

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羲氏庖羲氏之佐有鳥鳴者
王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錄
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于岐山西申有鳳鳥
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于岐下維時風
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皞者朝嘲者夜咬者以萬計
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
昧翡翠華首咸集宮樹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
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爲其有助
于德象也二號髻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曰非所以
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貫不
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欲爲文王盍赦微軀帝

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貫不

捕焉今帝不欲為文王則已欲為文王盍赦微軀帝

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為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庚

乃喜而躍曰鴛鴛音麗黃鳥名知之鴛知之匪后妃之德實

文王之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為妻綱象日

明使婦從夫故月紀日載魄於西由媵以升嫡月載

魄於東由嫡以逮媵帝嘆曰禮失乃求諸鳥乎為我

說之庚引脰曰鴛何知鴛何知月之朝也君以視朔

不近內焉后亦辟焉月始魄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

微陰也月成魄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

弦三夕而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

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玄酌告辟也鳴珮玉告節也由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柔乘剗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宮而頌聲洋溢萬方也又公此制于天下諸侯有副宮大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倣是爲節當此時豈伊無險陂王制鱗之妬亦何能爲周制之蕪久矣而欲

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倣是爲節當此時豈伊
無險陂王制鱗之妬亦何能爲周制之蕪久矣而欲
委罪於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
神農之述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沉昵之專非周文
之制也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
族而况君江東乎帝聞庚言懔然側席郗后聞之懔
然無色乃命寫其言于芥展行其制于永巷郗后幡
然更爲逮下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
如倉庚言乃放之不殺封爲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
衣公子者卽其後也

樂湘詞

楚衡余氏尚賓給諫別號樂湘子通顯矣湘
之樂弗忘也乃引痾寧歸其友人楊慎儼楚
聲招之

楓林遙裔兮湘之流蒙籠鬱葱兮靈源幽浦激招徕
兮道逶迤清冷淥淨兮波淪漪文鯨起兮翔鷗浮盼
昧楓林兮且遨遊美人樂兮無期芳杜生兮猗猗遲
莫兮不自獻甘淵瀟兮液液蕩兮滴水環屈臨瀕洞
兮選洄泐紆兮鬱思兮淑蛟螭窟鼓枯查兮誰和曲
西交夏浦兮東顧濡須吞陽叶陰兮涵霄浴虛陽侯
是宅兮川后攸都飄風爲信兮零雨爲軀玄景霏霏
兮翳翳冽冽兮淒淒依鳧兮狎鷗回汀兮隱洲盼睇

是宅今川后攸都飄風爲信今零雨爲軀玄景霏霏
今翳翳冽冽今淒淒依鳧今狎鷗回汀今隱洲盼睇
楓林今且遨遊鶴子唳今猿侶嘒回鴈鳴今慕其儔
美人今歸來湘中今不可以久遊

無悶篇

有序

余也疾疾悶困之日久矣吊影獨坐有冰壺
承子來自成都惠然過我鳳嬉亭上清談相
對積日彌旬又見鶴池方池草池三余之名
藻欣若誦之不知沉痾之去體也遂作無悶
篇以贈承子云

易於而難撥者惟悶而已矣况孤臣之謫九年懿親

之千里始心折而骨驚漸形茹而神榮商商玄壺
遲遲華晷夢糾魄而升魂寤撫膺而鳴指梁高孫原
境窮濮鉛地則斜龍分浦水則罔象交川酒旗之星
有衣笠篋之天無椽樹交紺今嵐靄峰合齡齡音金今
障烟一豎不逢九嬰相纏消渴非長卿之病寂寞異
子雲之玄折楊咲今逝其遠散花念今久矣捐晉賢
空悲蒲柳質鮑令徒傷松柏篇悶有結今誰斷悶有
塵兮難澣坐囚山今鎖愁城違樂郊今去驩館智者
不我顧室邇而迹遐佳人不在茲庭虛兮情滿若有
人兮號水壺駟班麟今乘青鳧手携玄峰之綠帙來

自芙蓉之錦都摘十洲之瓊蕊冰聯三池之璿跗宵問

岑兮叩案司斤菱兮焚古金音膏兮玉為體霞為象

人兮號水壺駟班麟兮乘青鳧手携玄峰之綠帙來

自芙蓉之錦都擢十洲之瓊蕊冰聯三池之璿跗宵問

岑兮叩宋同折芰兮焚枯金爲膏兮玉爲醴霞爲漿

兮雪爲腴是日也震滌九陽音陰塞四嶂出蕭森

臨昭曠翼竹颯披柳浪沉痾既失幽悄亦暢冰壺子

起而爲畱仙之吟曰有矯者龍兮鸞鵠蜚蜚子有成

言兮今我無違升彼珥之璫聊與子忘機無庸歸兮

余乃應之曰於菟三無愠潛龍兩無悶敢卿良箴余

心有開子文子淵伊何人哉

思美人二章寄夏舜俞

海兮維揚思美人兮增傷鵬何爲兮去息龍何

爲言、潛藏松有心兮不改蘭無人兮彌芳秉中情兮
欲害非柔翰兮能將

又

紗唯海兮揚州思美本今 龍兮日夜還鴻

言令今殊無盡長斯壯之高與于志對無瀟灑令

賦而爲雷山之今日有獻善請令鸞歸蜚蜚于百丸

詔邵觀翼梓颯妹賦或或前夫函前亦歸水壺于

令雲爲蜺曼日也雲絲大則音塞四軌出蕭森

岑令叩宋同旆菱令焚林金雲膏令王爲顛露爲樂

自芙蓉之駐滯計十賦之與水纏三賦之與披

